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29

盛京奉天般若古林禪師語錄

清 智說　正繼等錄

正燈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超斯序
    - 序
    - 季渾序
  - 目次
  - 住盛京般若禪寺語錄
  - 住遼陽如來禪院語錄
  - 住遼陽建寧禪寺語錄
  - 普說
  - 住奉天府東前山臺大悲禪寺語錄
  - 機緣
  - 頌古
    - 陞座
    - 拈花
    - 痛棒
    - 青州衫
    - 麻三觔
    - 新婦騎驢阿姑牽
    - 俱胝一指
    - 夾山落水
    - 洞山冷煖
    - 樓子聞唱
    - 四喝
    - 牧牛頌
      - 撥草尋牛
      - 驀然見跡
      - 追步見牛
      - 得牛貫鼻
      - 牧護調馴
      - 騎牛歸家
      - 忘牛存人
      - 人牛雙忘

        - 返本還原
        - 入廛垂手
    - 小佛事
    - 法語
        - 示恒修禪人
        - 示禪宗上人
        - 示慧廣禪人
        - 示虛白行者
        - 復淨空上座
        - 寄林眉上人
    - 偈上
        - 輓了宗和尚十首
        - 十可行偈
            - 晏坐
            - 入室
            - 出坡
            - 粥飯
            - 洗衣
            - 掃地
            - 經行
            - 念經
            - 拜佛
            - 道話
        - 示念經僧
        - 示禪人
        - 遍智
        - 哭楊公
        - 題自像
        - 示徒求戒
        - 示眾雜言
        - 示眾四首
        - 示禪人二十七首
        - 念佛偈五首
        - 示建庵
        - 即事別眾
        - 送餐霞居士
        - 示僧看經
        - 示了塵居士

- 因僧數數歸家示偈
- 示大方
- 示明心
- 示正體
- 示德林
- 示修造僧
- 示一僧貪睡
- 示本源
- 與辯才
- 示無生居士
- 送實常居士
- 送常居士
- 因士舉瑞巖主人以偈示之
- 即事荅友
- 看血書華嚴
- 送慈林
- 送別駕季公
- 示全安
- 示建庵
- 送能仁老宿
- 示無憂
- 示洪居士
- 示步步
- 示正授
- 示正融
- 示正讓
- 示正立
- 示正續
- 示正巡
- 示正隨
- 示正守
- 示正節
- 示正傳
- 寄圓融
- 參禪偈

◦ 偈下

- 除夕
- 雪中示眾

        - 弔越公宿影堂
        - 因僧疑十念口占示之
        - 偶感示眾
        - 示徒
        - 示雲臺上人
        - 同寧一心印二大士除夕偶作
        - 前山臺大悲寺回祿廿年弟子輩欲恢復而力不及後有章京王公請山僧重新賦以紀勝
        - 示眾十首
        - 雙峰雜詠四首
        - 遇變途中寄徒
        - 二郎洞
        - 統山獨居
        - 思鄉
        - 九日
        - 塞外送楊公歸奉天
        - 送伏庵昆仲
        - 九月早雪
        - 送陳明英居士
        - 山賊侵擾僧無住處
        - 送人坐湯
        - 坐雪
        - 初至瀋陽寄住徽宗寺
        - 除夕
        - 寓瀋陽水雲庵與雪槎陳公同居
        - 勸雪槎陳公出世
        - 至關東廿載忽夢澹竹丈雪二老人
        - 七旬老僧要遊五臺一偈詰之
        - 適意歌
        - 是非歌
        - 石城
        - 梨皮隅西來庵偶成
        - 山居偈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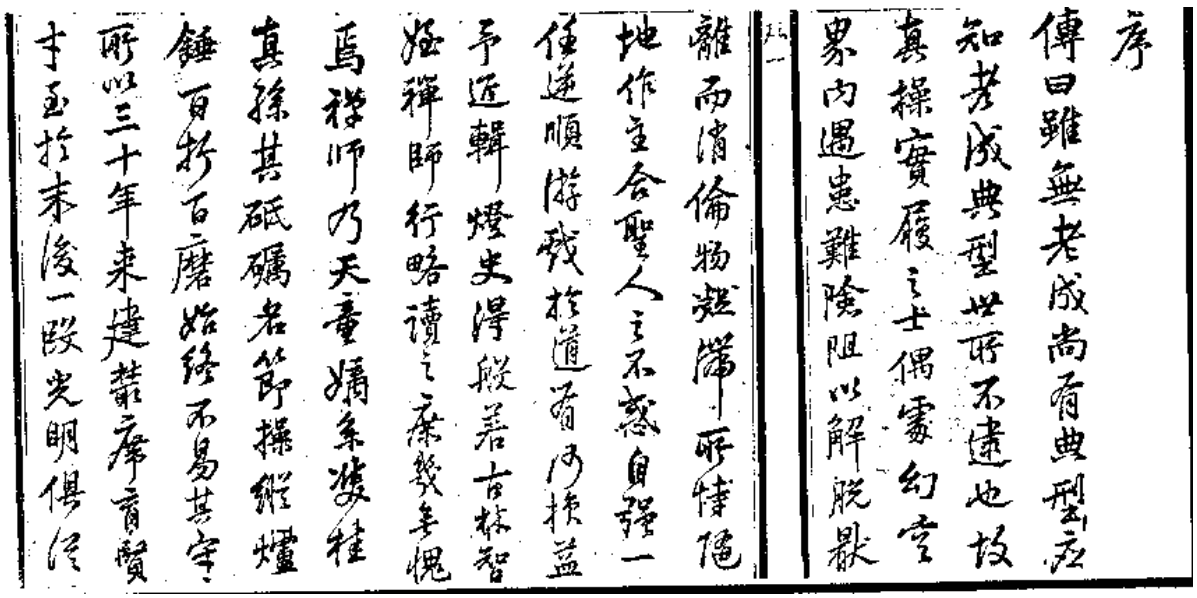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古林禪師，亦吾徒之特異者也。浮屠之學，非善幻多術之謂，所貴了脫生死耳。彼蓋於去來之際為尤異。何異乎？異其生死自主焉。可死即死，欲未死即復生，期死則又死。乙亥仲冬既望，跏趺坐逝一夕矣。次旦，忽起如平時，一一指示立塔及荼毘事，從容至晦日，手書招故人與別，送之出門，經行院中。夜半，歸丈室凝坐，命弟子燃香二寸始入，見端居不動，手腕溫軟，題偈墨汁尚淋漓凡上，非去來自主而能若是乎？則豈非吾徒之特異者乎？及舉火時，煙燄發五色，龕開，現金色毘盧像，衣摺數珠宛然，舍利無數，一齒不壞。異乎？不異？余連歲瓢笠南北，得於諸方傳述者如此。今春息影謝客，經函禪榻，昕夕掩關，適深雪艸堂霽崙法兄過訪菴中，具伊蒲而別，留古林語錄索序。是時晴雪初消，菴中探春盛放，下簾呼茗，取一編向花香燈影間披讀終卷，覺舍利光、毘盧金像彷彿從側理中出，為合爪贊喜久之。夫余與古林同出雙桂一支，既不可以不文辭，遂略其語言文字，而摭拾生死一事紀之，緘寄深雪，當廣示學人，使知古林者果了脫生死，去來自主，而為吾徒之特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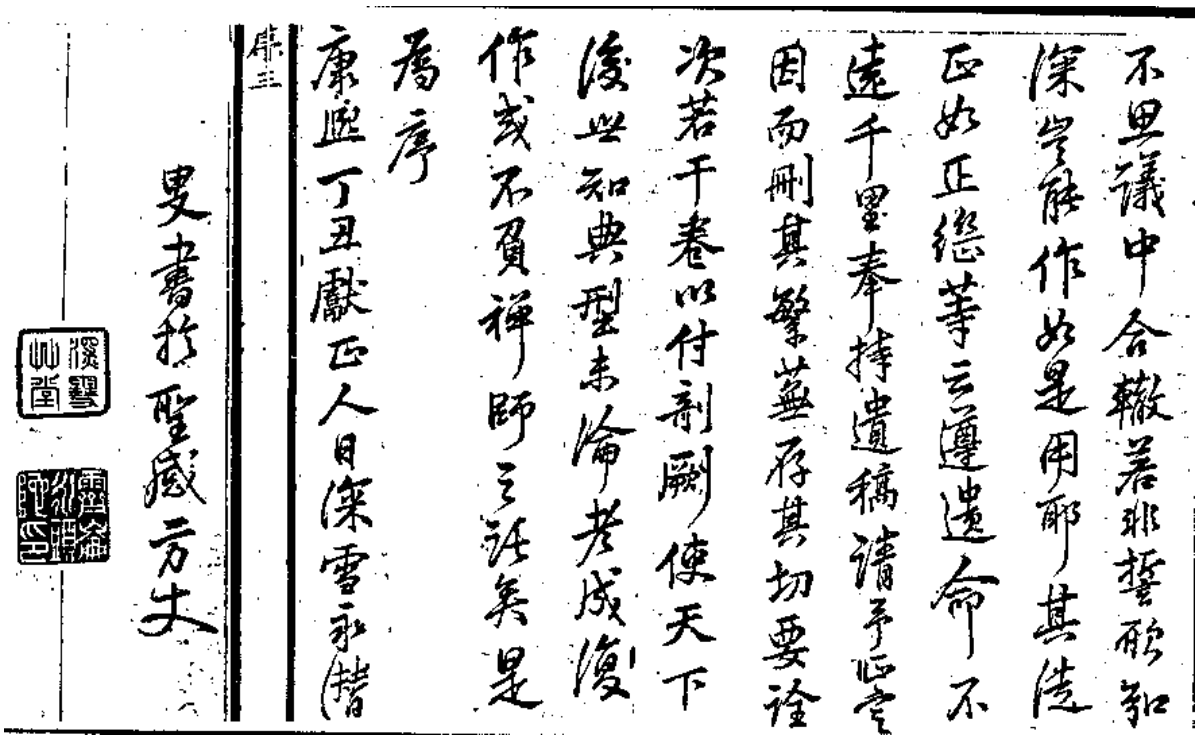
鷓鴣頭陀超斯撰

序



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型應知老成典型世所不逮也故真操實履之士偶處幻空界內遇患難險阻以解脫厭離而消倫物凝滯所恃隨地作主合聖人之不惑自強一任逆順游戲於道有何損益予近輯燈史得般若古林智猛禪師行略讀之庶幾無愧焉禪師乃天童嫡系雙桂真孫其砥礪名節操縱爐錘百折百磨始終不易其守所以三十年來建叢席育賢才至於末後一段光明俱得



古林智禪師語錄序

古公得法語公，語公得法雪公，雪公得法破山和尚，破和尚得法密雲老人，多奇，諸方能言之。古公，余鄉人，志亦彷彿。少棄家參學，頓悟第一義，藏峨嵋山中，成自了漢，不欲諸方知有古公。余曾披緇衣，混跡麋鹿，或倚扁舟武陵溪上，騁望江湖，記桃花開落，浮遊餘景。而世路播遷，古公不獲臥雲松，余不獲辭簿書，乃相遇於遼之左。此間昔有講律無宗粵東剩公，發焚脩，繼赤公，古公於是翕然知曹洞、臨濟剩公出自爨下，始末尤奇。詳其語錄，赤公東，剩公左右之；古公來，赤公周旋之。古公懷其素志，甘嚙冰雪，執牧豎事，而大法將行，潤澤
湯沐，種菩提於寸心，消泡影於八識，人天共推，此古公所不能自已者也。遂登般若座，闡破山旨，三期般若，成大叢林。剩公、赤公有志未行者，飯貧衣寒，恤病孩委，棄斂暴露，古公悉舉之，故人人以古公為歸。若其機鋒觸發，作獅子吼，用破山之奇為正，用正為奇，莫可把鼻，真不愧為破山後人。余與古公往來凡八年，轉治江右，將別古公，情思黯然，念關東風俗樸厚，得三大和尚開示一切，今為樂土，且當事寬簡，僚屬多暇日，而萬里之行，其何以別我古公？公曰：「子行矣，其序我語錄。」余何辭？惟述予之所知見，及聚散之不得於志者，以告諸方。然古公雲水人也，他日或握手茅庵漁浦，望朔雲塞月，如家常話，則又未必不如其志也。謹序。

時康熙乙卯歲菊月九日，奉天府通判陞江西廣信府同知楚武陵舊衲弟季渾拜手題。

古林智禪師語錄目次

卷首
序文
卷第一
盛京般若禪寺語錄
卷第二
遼陽如來禪院語錄
卷第三
遼陽建寧禪寺語錄
普說
卷第四
奉天府東前山臺大悲禪寺語錄
機緣
頌古
小佛事
法語
卷第五
偈上
卷第六
偈下
行狀

古林智禪師語錄目次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一

侍　　者正繼記錄

嗣法門人正燈編輯

住盛京般若禪寺語錄

康熙壬子歲冬十月，受當道護法縉紳善信暨本寺監院等請，於臘月朔日進院。
當日山主楊明俊率眾請上堂。至法座前曰：「拽杖雲程蜀地來，真風不二任安排。今朝對眾親拈出，只要人人莫自埋。」遂陞座。拈

香：「奉為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曰：「奉為本府京兆在任尊官，伏願高遷祿位，永固壽基。」復拈香曰：「此一瓣香，不是嶺頭密付，亦非雞足傳流。昔在蜀中遭毒手，而今塞外恨難酬。爇向爐中，供養先住貴州木皮庵、現在武陵德山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七世語嵩裔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畢，師曰：「一瓢一笠過三韓，拄杖橫擔沒底籃。倒跨楊岐跛驢子，好收為老牯牛關。魔宮虎穴全身入，鐵壁銀山盡底翻。獨顯大機施大用，不傳金色舊金襴。」遂提衣角問大眾曰：「既是不傳金襴，此衣甚麼處得來？莫有道得者麼？試出道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是彌勒前，亦非釋迦後。」曰：「恁麼則昔日般若，今朝和尚。」師曰：「謾勞塗污。」曰：「峨嵋親得旨，塞外大敷揚。」師曰：「賺殺汝。」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黃檗為甚麼吐舌？」師曰：「識法者懼。」乃曰：「自蜀散席，萬里到來，得遇楊山主留住此地，又蒙章京王、佟兩公，又得京兆別駕陳、季兩公，及護法善信皈依，成此般若叢林，堅請山僧陞座，勉強應命，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試問諸人見不見？若曰見，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見？若曰不見，又道藏之不得，為甚麼不見？」拈杖卓曰：「莫被拄杖子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汝等髑髏，[跳-兆+孛]跳入汝等鼻孔裏去也，汝等還覺寒毛卓豎麼？」復卓一卓，下座。

佟望年等請上堂。問：「青蓮一瞬，金色知歸。作家到來，以何相待？」師曰：「飽餐明月，爛嚼清風。」曰：「忽遇無舌人來，又作麼生？」師曰：「無底橐子滿盛堆。」曰：「誰知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師曰：「只緣生落處，切莫厭家貧。」曰：「今日已逢王膳宴，大家拍手唱哩囉。」師曰：「三十年後有人証明在。」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雲收山露頂。」僧曰：「意旨如何？」師曰：「河凍水凝流。」乃曰：「釋迦出世，達磨西來，廣設權變，隨機應化，無非教人踏著本地風光，識取自己面孔。於斯薦得，可以荷負宗乘，全身提掇。管取三世諸佛合掌皈依，歷代祖師低頭俯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乃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一段本有光明，經過塵沙劫數，不曾移易絲毫。且道此光落在甚麼處？」顧視左右曰：「兩眼豁開全體現，縱橫無處不親親。」

李廣寂請上堂。驀拈拄杖曰：「大眾見麼？人人有眼，必定是見。」喝一喝曰：「聞麼？個個有耳，必定是聞。聞見分明，復是何物？若向這裏轉得身、覷得透，便可大方獨步，高握權衡，興慈運悲，驅馳佛祖。苟或未能，只須打疊身心，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豎起脊梁高著眼，厮結眉毛仔細參。忽然踏著消息子，不妨與

山僧拄杖打個折合。」遂卓一下曰：「努力今生取辦，逗遛萬劫難逢。」

劉金環、陳寬闊等請上堂。「槌下薦得，平地生塵；句外承當，無風起浪。第一義諦作麼生觀？若乃忘機守默，已被維摩占先；擬欲展演詞鋒，又落能仁之後。若是行棒行喝，德山臨濟用過；若更拈槌拈拂，馬祖百丈曾施。到這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委悉去？」揮拂一下，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田加禎請上堂。問：「如何是道？」師曰：「阿誰不踏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來無罣礙。」曰：「經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如何是一事。」師劈頭一棒，曰：「會麼？」僧罔措。師曰：「直截提持猶不會，忙忙業識幾時休。」乃曰：「今朝冬月一，鐘鼓相催逼。未動腳跟前，好個真消息。迎請到法床，未免涉階級。休把古人語，將曲當作直。一即六，六即一。赤鬚鬍，鬍鬚赤。驢覷井，井覷驢。不濕腳，腳不濕。通身與遍身，何必共不必。斑虎喚作貓，總是妄分析。愚拙這裏絕商量，未容啟口打折脊。若能直下解翻身，一生參學大事畢。」

僧錄司陳寬闊請上堂。問：「須菩提岩中晏坐，天雨四花。今日僧錄同眾賁臨，是何奇特？」師曰：「道義相親話歲寒。」曰：「閒持經卷倚門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清貧常樂。」曰：「佛已出時又如何？」師曰：「濁富多憂。」乃曰：「此事無拈弄處，無啟口處？」遂拈拂子揮一揮，曰：「無拈弄處，已拈弄了。」又豎起問曰：「識此物否？無啟口處，已啟口了。」顧左右曰：「汝等何不領會？若向這裏見得分明，聞得透徹，一念返本還源，即具頂門正眼。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沒回互。諸聖同躔，眾機頓赴。苟或未然，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實清眾等請上堂。「覓心覓性，正如守株待兔；窮玄窮妙，大似張網兜風。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似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自蔽妙明，枉勞神體，昧卻靈山直指，辜負少室別傳。」復舉拂子揮一揮，曰：「這一著子，非從外得。昭昭日月，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非文字相，離見聞緣。一道平等，山河匪礙。塵塵成現，剎剎圓明。萬像之中長獨露，千峰頂上現全身。」

實襲請上堂。問：「祖師未西來時如何？」師曰：「支那夜夜家家月。」曰：「已來時如何？」師曰：「幾處謳歌幾處悲。」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腳跟下薦取。」乃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敢問大眾，上是

天、下是地，左是路、右是溪，前是功德主、後是慈恩寺，寶藏在甚麼處？眾中還有道得者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震威一喝，下座。

報恩寺都管覺宗請上堂。「八年爛臥鎬京地，今日重登曲彔床，正恁麼時難啟口，全無佛法可商量。菩提涅槃陽焰水，佛性真如閃電光，非佛非心空打橛，即心即佛肉剜瘡。與麼與麼冰求火，不與麼是賊抱贓，見色明心猶未徹，聞聲悟道妄承當。眾中若有英靈客，試出當機共舉揚，莫學丈師親馬祖，休同臨濟個顛狂，不勞據捉虎頭尾，掀翻玄要播諸方。既是掀翻玄要，如何又播諸方？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到這裏孰敢正眼覷著？且道其中還有恁麼人麼？」遂起，拈杖卓一卓，曰：「舉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

寬寶、張忠成請上堂。問：「翠巖一點不點，意旨如何？」師曰：「向前，向爾道。」僧便進，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問：「窮子得寶，不知是何寶？」師曰：「煞好一問。」曰：「請師酬價。」師便打，曰：「是多少？」僧擬議，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千山路南去。」曰：「弟子不會。」師曰：「橫河水西流。」乃曰：「風不待月而涼，火不待日而熱。般若堂內安禪，瞬息過了一月。連日屢屢上堂，貴要禪流休歇。若能當下知歸，便乃超宗越格。若涉擬議思量，白雲萬里不絕。果能是非齊泯、善惡都忘，掀翻玄妙關、打破無明窟，迥出威音王、高超毘盧頂，透聲透色絕遮欄、蓋天蓋地無向背。」喝一喝，下座。

陳實一領眾請上堂。問：「達摩西來不立文字，和尚為甚麼說法？」師曰：「汝在甚處見山僧說法來？」曰：「恁麼則昔日達摩曾敷演，今朝般若又重興。」師曰：「莫謗他好。」問：「古德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個甚麼人？」師曰：「滅佛種族漢。」曰：「他具何面目？」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剎。」乃曰：「若一向舉揚宗乘，所謂法堂前草深一丈。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放開一線道，通個入路。」豎起拂子，曰：「大眾識這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四時作寒暑，在日月為照臨，在人則豎，在畜則橫，在有情動轉施為，在無情森羅顯煥，剎剎塵塵露現，頭頭物物全彰。諸佛識此，具一切種智；菩薩識此，成就諸般波羅蜜；獨覺識此，向無佛世顯大神通；聲聞識此，得八解脫；天人識此，悟無生法；脩羅識此，安住忍地；地獄識此，知罪性空；餓鬼、畜生、四生九類、一切有情識此，隨其根性各得受用。若向這裏會得，拂子現神變相，化作無邊身菩薩，大千普應去也。」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信官穆清格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達摩九年面壁覷不破，瞿曇三百餘會道不著。摩醯三眼也難見，大悲千手也難摸。歷代祖師，古今知識，咬定牙關，一場懨

懶。今日般若不免拈出供養大眾，及大地有情無情，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良久，曰：「季冬嚴寒，各歸煨火。」
侍僧美然領眾請上堂。問：「昔溈山問仰山曰：『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喚作事得麼？』仰山曰：『 如是，如是。』意旨如何？」師曰：「山僧今日不答話。」曰：「萬派千流歸渤海，七金五嶽總須彌。」師曰：「猶是葛藤在。」乃舉：「石室見僧來，拈起拄杖，曰：『 過去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圓悟曰：『 過去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師曰：「一人在孤峰頂上喝風罵雨，一人在十字街頭截鐵斬釘，有擒有縱，有殺有活。且道：恁麼的是？不恁麼的是？然雖如是，放過則二俱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何也？恁麼、不恁麼，兩沒交涉。山僧則不然。」拈拄杖，卓一卓，曰：「過去諸佛在這裏，現在諸佛在這裏，未來諸佛在這裏，還有檢點得出的麼？」良久，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祁天長請上堂。問：「氣宇昂藏來震國，一言不契羞慚極。心懷塗毒嵩山坐，分骨分髓太狼藉。狼藉即不問，因甚遞相鈍置？」師曰：「蠱毒之家水莫嘗。」曰：「飲者何如？」師曰：「死。」僧喝，師曰：「相隨來也。」僧掩耳而出，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利名盡處江山窄，煩惱忘時世界寬。」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任運騰騰隨分度，更嫌何處不風流。」乃曰：「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四七分芳過東土；達摩面壁，神光斷臂，二三流派到南能。佛佛授手，祖祖傳燈，到此始分二派，向後又成五宗。臨濟賓主互換，雲門顧鑑圓融，溈仰父子投機，曹洞君臣合從，法眼直指唯心，各自建立門風。瞎驢一支茂盛，烜赫浩浩轟轟，枝枝葉葉無數，三十四傳天童。威聲振動寰宇，六處萬人興隆，親傳嗣有十二，超群讓我師翁。九坐道場無匹，後來獨踞巫峰，雙桂堂前杯酒，時人盡喪其中。今日正眼看來，灼然道在人弘。」喝一喝曰：「會麼？不見道：道無隱顯，遇緣即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然雖如是，猶是建化門邊事。若論向上一著猶未在。如何是向上一著？直下一槌皆粉碎，乾坤大地盡光輝。」
示眾。「百日安禪將一半，己躬下事莫遲疑，寸陰有限嗟誰惜？一念迴觀返自思。鎖卻狂猿勿浪走，牢拴劣馬住奔馳，胸中有物蕩教盡，足下無絲不用除。厮結眉毛咬定齒，精勤腦後痛加鎚，心心似解倒懸急，切切如同救火時。烈焰亙天渾不顧，翻身直透萬重圍，須彌倒卓虛空碎，拶破娘生鐵面皮。始識頂[寧*頁]具隻眼，當陽直截照無私，縱橫倜儻忘羈絆，觸處隨緣樂自如。若不如斯深負己，營求聲譽作何為？相酬園菌愧無愧，泣淚坡前悲弗悲，珍重諸公當省力，身沉苦海實難移。」

冬至日，實利領眾請上堂。「烏兔奔忙曉夜催，流光又爾一陽回。虛空碾得無藏處，萬象齊來芥裏埋。大眾!　還知芥子安身處麼？」豎起拂子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全承此力。天以此而清，地以此而寧，日以此而照，月以此而明，君王以此萬國來賓，宰輔以此為政治民，百姓以此共樂昇平，衲僧以此運用無盡。」顧左右曰：「切莫錯認。且道陰捲陽回一句作麼生道？冷冰未得隨橫水，春信將來寄雪梅。」

剛實首請上堂。問：「學人乍入宗門，求師指示。」師曰：「早晨洗面，莫教摸著鼻孔。」曰：「摸著時如何？」師曰：「冤害殺人。」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摩西來，一場特地。今朝陞座，將何表示？」師曰：「蜀中留不得，塞外任人嫌。」曰：「莫就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恁麼則千里仝風去也。」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曰：「長安處處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師曰：「抓著般若痒處。」乃曰：「煆生死，顯超宗越格之規模；煉聖凡，彰全殺全活之機用。所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黃檗三頓棒，臨濟全身擔荷；龍潭吹滅燈，德嶠直下承當。」驀豎起拂子曰：「這一隊老漢，同無量佛祖，盡在拂子頭上演大法義、轉大法輪。汝等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不勞脩證，得大受用。且道受用一句作麼生？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下座。

道元領眾請上堂。老宿能仁問：「時有阿私仙來白於大王。」師曰：「說箇甚麼？」曰：「我有微妙法，世間所希有。」師曰：「破草鞋。」宿無語。師震威一喝，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微妙法，會得破草鞋。」乃曰：「談玄七七說無說，一瞬青蓮渾漏泄。因此後來傳直指，明人往往成途轍。爐內火紅，庭前雪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簷前鵲噪，枝上鴉鳴，誰道關關只一聲？日日東來，日日西去，誰道如如不遷義？已離南楚，今過北塞，誰道巍巍不動身？不識這些消息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善信人孫添壽同妻李實航請上堂。問：「龐公將家貲沉於湘水，今日孫氏施財飯僧，與龐公是同是別？」師曰：「眉分八字，兩耳垂肩。」曰：「且道承誰恩力？」師曰：「東風昨日至，花發樹頭春。」曰：「深閨簾幙千家月，落日樓臺一樣風。」師曰：「逢人但恁麼舉。」乃曰：「阿呵呵，是甚意。口吃飯，鼻出氣。一不成，二不是。赤灑灑，明歷歷。非心機所擇，非計較所及。六祖曰不會，達摩道不識。謾曰北斗藏身，休道南山鰲鼻。中原至寶難酬價，西江一口易得吸。般若堂內眾禪和，磨褌擦褲半百日。半百日，浮逼逼，浮逼逼，總為不識丘乙巳。驀然撞著仲尼門下短命底

顏回。啐，原來是這箇。可知禮，可知禮，在這裏。」遂拈拂子拂一拂，曰：「在者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臘八日，實悟請上堂。問：「盡大地是箇般若門，為甚把手拽不入？」師曰：「為他腳根點地，鼻孔撩天。」曰：「和尚前日道殺佛殺祖殺阿羅漢，是甚麼意？」師曰：「只許獰龍會，不許跛鱉知。」乃曰：「眼聽音聲耳見色，舌聞香臭鼻言說，身分善惡意覺觸，六月嚴寒臘月熱，男身入定女身出，盞子落地破是碟，柳樹著箭桑迸汁，石人喫棒空流血。如斯見得明白，方知黃面老漢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待毘藍園內方名為生，夜睹明星方名曰悟？及至三歎奇哉，分禪教律四十九年，嗣漉漉地多少落節，引得後代兒孫將祖宗家醜盡底揚出，免教後人向明星下妄想邊討悟分迷。然雖如是，正當恁麼時，還有為釋迦老子雪屈者麼？若有，出來與般若拄杖子相見；若無，更聽一偈：水雲開關人天徑，珍重時人努力行，打破目前關捩子，莫教杓卜 聽虛聲。」
傳學領眾請上堂。「若論第一義，箇箇頂[寧*頁]上如如不動，人人腳跟下了了分明，非玄非妙、非異非如、非聞見覺知。所以道：纔起一念見他，便隔一座須彌；纔起一念知他，便乃沾黏點污。若能屏脫見聞覺知，直下領略得去，見則便見正法眼藏昭昭溢目，知則便知涅槃妙心晃晃通身，於一毫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念中現無邊眾生之世界。然則如是，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且道合轍一句作麼生？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元旦日，實融請上堂。「今上祝延一瓣香，爐中爇向露堂堂，十方世界無藏覆，函蓋乾坤悉已彰。舉目分明沒漸次，莫教擬議更思量。」
楊登科請上堂。乃揮拂，曰：「這裏會去，甚省心力，便可荷負吾宗。眾中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智上座不識好惡，向第二義門頭為諸人重重話會去也。若論此事，不論僧俗、男女、賢愚、貴賤，悉皆具足，毫無欠少，只為根有利鈍、見有淆訛，向是非邊、聲色裏轉卻。不見道：名言滯於心內，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在於目前，翻作名相之境。若得正眼圓明，見刺盡除，一法不墮緣塵，萬法本無罣礙。所以，盧老不識字，頓明佛意；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到這裏，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既然如是，且道具足箇甚麼？」喝一喝，曰：「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僧妙智請上堂。舉：「德山小參示眾曰：『 老僧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 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曰：『 你是甚處人？』僧曰：『 新羅人。』山曰：『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圓悟曰：『 德山大似金輪聖王，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敕、施一令，直得草偃風

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縱，威德自在？』法眼曰：『 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曰：『 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曰：『 德山握闔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師曰：「奇持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圓明有驗人句，法眼有超宗眼，圓悟順水推船，雪竇迎風把舵。雖然各出手眼，成得個什麼邊事？若是山僧，待他道：『 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復打曰：『 可殺不識好惡。』當時德山下得這一棒，不惟截斷天下人舌頭，也免得他道個龍頭蛇尾。」

耿門呂氏請上堂。問：「新建般若則不問，因齋慶讚請師宣。」師曰：「東山雨過松添翠，橫水增流浪更深。」曰：「恁麼則塵垢盡除光始現，乾坤大地露全身。」師曰：「莫著相。」乃曰：「重整頹綱，闡揚法化。非金石心肝生鐵鑄底脊梁，亦不能弘持此道。豈志淺之流而能為之。雖然如是恁般說話，如仰面尋地，低頭覓天。」

信官王養民請上堂。問：「掬沙獻佛，果感輪王。設齋飯僧，斯成何美？」師曰：「介爾景福，錫爾眉壽。」曰：「古柏煙籠清晝永，滿庭蘭蕙彩衣歡。」師曰：「一任縱橫。」問：「無眼耳鼻舌身意，因甚又道見聞覺知？」師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曰：「恁麼則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師曰：「泥裏洗土塊。」乃曰：「若是明眼漢，不遊諸佛機關，不墮祖師窩。曰明如杲日，寬若太虛。放曠逍遙，有甚麼事。然到者裏，必同道者方知，同得者方證。且道作麼生說個同得同證道理？莫是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得麼？莫是人境俱奪照用同時得麼？莫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得麼？莫是人我是非得失雙忘者麼？總沒交涉。不見道：擬剔眉毛早錯過，纔涉思量隔萬山。」

張常信請上堂。問：「給孤長者捨金布園而求功德，今日張公領眾設齋，有何功德？」師曰：「重若泰山抬不起，深如滄海掬難乾。」曰：「與麼則隨家豐儉去也。」師曰：「種粟得粟。」乃曰：「正令全提，貴在臨機直截；當陽顯現，須教當下知歸。到這裏不假擬議思惟，只要全身擔荷，直得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所以道：衲僧家行則廓爾周沙界，坐則芥子納須彌，把住乾坤都失色，放行大地沒遮攔。且道眾中還有恁麼人麼？若有，試出相見；若無，未免氣急殺人。」

解制，實隆請上堂。問：「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師還荅否？」師曰：「荅。」其僧驀擒一僧，曰：「請師荅話。」師便打，曰：「正賊走卻，擄贓人受罪。」乃曰：「今朝正是元宵節，百日爐鎚今日歇，拂子茶條來報怨，剜心剖腹沒人測。山僧何故不知休？猶

自饒唇鼓美舌，為要人人兩足尊，與伊拔出頂[寧*頁]楔。聖賢具足凡夫法，凡夫具足聖賢訣，石頭尚自將頭點，衲子如何不自瞥？若是吾門過量漢，未容登座早通徹，果能如是徹根源，解未解兮結未結。著佛衣兮行佛行，入佛室兮稱佛杰，猶然還自不知曉，未免重重話直截。鑼鼓喧喧花炮響，家家戶戶盡歡悅，裝龍辦鬼滿街跳，般若真機渾漏泄。一切音聲是佛聲，一切眾色是佛色，大洋海底撞金鐘，須彌山王頭腦裂。驚起法身藏北斗，森羅萬象骨筋折，不是西天秘密傳，亦非東土繫驢橛。直下不能明了去，汝自東西我自北。」拽杖，下座。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一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二

侍　　者正尚記錄

嗣法門人正悟編輯

住遼陽如來禪院語錄

康熙癸亥夏四月八日進院。
尤成伯、王成功等請上堂。「山僧搭底是千佛衣，大眾禮底是萬佛懺，千佛萬佛總歸一佛。那一佛？」揮拂子，曰：「阿彌陀佛! 佛在那裏？」豎起拂子，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全身獨露，示以梵音，高聲唱言：『 吾身充滿於世間，吾音普順十方國，喻如虛空含萬象，於諸境界無分別。處處偏坐道場，頭頭威光烜赫，若向者裏見得，始識吾門妙訣。為憫閻浮諸苦趣，所以分身不可說，梯航三有濟四生，提振綱宗宏正脈，只得人人腳跟下犖落，個個頂[寧*頁]上廓徹。苟或未能見分明，抖擻精神須自策，放開胸次冷如冰，豎起脊梁硬似鐵，聲色名利盡剿除，機關理性都教瞥，猛然打破這些子，一念萬年無變革。』 」以拂子打圓相，曰：「至道無難，為嫌揀擇。」以拂子入袖，曰：「見四眾都有揀擇，抽身退入毛端去，山僧代彼重饒舌。何也？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合如來轍。」
北堡周應元等請上堂。「今朝冬月十五，行者撞鐘擂鼓。那識教外單傳，本無一字可吐。權向方便門頭，直指諸人開悟。阿誰使汝鞠躬，那個教伊退步。語默動靜分明，當機了無回互。更若擬議思量，何如抱贓叫苦。果能直下承當，一認村歌社舞。珠取東海驪龍，鬚捋南山猛虎。扶整舊日風規，掃盡今時露布。直得露柱燈籠，悉皆成佛作祖。」
地藏寺僧同袁文明請上堂。「千河水凍，萬壑林凋。潭冰三尺，冷非一朝。物理有更變，時節不相饒。一陽纔復長，群陰便剝消。莫嫌霜凜凜，休道冷蕭蕭。可思枯坐面壁，翻憶雪立齊腰。可嘆人心澆薄，慚惶祖道寂寥。雖有攢眉蹙目，無非外寂內搖。安得大乘根器，翻身透出青霄。行解相應齊著力，大家復把古風招。」
臘八日圓戒，胡朝輔請上堂。「三千年來，舉世盡道釋迦老子是今日半夜子時明星出現，正眼圓明，殊不知正是刺瞎黃面雙睛。何也？不見道：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既無他悟，世尊睹明星的又是箇甚麼道理？」驀豎拂子，曰：「若向這裏的當得去，則與丹霞、高沙彌同一鼻孔、同一知見，把臂共行，何須般

若開闡尸羅，重勞汝等登壇羯磨？因甚如此？為他已知本性無非自性戒，正所謂戒外無戒，又何戒哉？苟或未能，且與汝等繩上加繩、扭上帶扭。不是老僧束縛，因汝等從無量劫來昧卻了無非自性，執人執我，向外馳求，被四相流入生死苦海之中，輪迴不息。若不先以波羅提木叉轡勒身心，向止持作犯處洞明自己法性身，身心塋徹，超然物表，如斯之際，覓其能受戒人與所持之戒皆不可得，微細開遮之名相復何有也？且道憑恁麼力得如是事？」良久，曰：「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

弔水樓弟子(正純、正照)請上堂。「碧霞深處結禪期，雲水四來相共依，若有超宗越格漢，何妨出眾決情疑？提持祖印與玄要，輔弼叢林展化基，不待九旬已滿後，棒頭三十奉酬伊。且道有恁麼人麼？若無，且聽饒舌。」喝一喝，曰：「太子河中水，千山頂上松，松水交參處，薦取主人翁。」

正月十五日，陳僧綱領眾請上堂。「彌天和氣，匝地春風，玉苑梅花放，銀河冰水溶，處處笙歌社舞，家家燈月輝紅，頭頭顯示少林旨，一一宏開鷲嶺宗，覿體分明無向背，塵塵盡是主人翁。委得底丹霄獨步，未明底正好用工，莫待眼盲耳聵，四緣散亂匆匆。若是英靈漢子，豎肯自昧心胸，一回坐斷千差路，運用縱橫處處通。」

除夕，小參。「眾兄弟！　休放逸，人生世間如駒過隙，個個自知又去一歲矣。古人喻修行人臨末稍頭，似今夜一般手忙腳亂，請各自檢點，看手腳穩當也未？老漢不敢望汝等逆浪興波，也要先識些子慚愧，看這口中食、身上衣，一一出自檀信脂膏，勞他監院都管種種作務，墮指裂膚，夙興夜寐，辛勤料理，所為何事？不過要汝等厮結眉毛、豎起脊梁，剋期取證，然後不捨本願，導利眾生，同歸至化之中，共享無為之樂，則彼此有益。豈料你們不能盡卻今時，到被今時所惑，雖入雲堂，形留神往，坐禪遣香，請益無能，開示不曉，所謂參禪禪不會、學道道不識。那曉者不知不識，正是個好消息，不肯承當，返去那邊？這裏全不思此形骸不是容易得來的，他日拋此形骸不是容易得去的，若不稱此時節討明落處，異日眼光落地，何時有出頭分？如是憤發，頓起疑情，立金石心，將個本參橫咬豎咬、晝參夜參，參來參去，伎倆盡、心境忘，忽然迸破疑團。啐！　原來是這個道理。然後行遍天下無蹤跡，言滿天下無口過，終日吃飯咬不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挂不著一縷絲，揚一眉森羅騰輝，瞬一目萬象失色，高揖釋迦、不拜彌勒，隨處安閑、隨處自在。且道甚處得與麼力？」以拂子左右揮，曰：「著！　著！　都在這裏。」

小參。「一歲光陰又擲空，兩堂雲水漫推聾，好思身後遭他苦，快向言前叩己躬。迷去頭頭成窒礙，悟來處處悉圓融，莫教錯過此時

節，浪死虛生無盡窮。若是吾門過量漢，潛行必與古人同，拚身直趣菩提路，鐵壁銀山盡透通。雖然與麼，究竟將來猶在途中，直得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還未是他住腳處。不住且置，臘盡春回一句又作麼生道？」豎起拂子，曰：「不世優曇花正發，大千沙界悉馨香。」

元旦，上堂。「滿空瑞氣藹祥光，時為拈香祝聖皇，四海安寧歌歲稔，萬邦平靜樂時康。堯風恰似和風溥，舜日宛如佛日長，頑石昆虫皆踴躍，喬松庭柏盡敷揚。棒頭喝下明宗旨，五葉一花遍界香。大眾！還委悉麼？個個相逢都一笑，舊時人物換新裝。」

屈佛寶孺人對靈小參。「金剛正體包括十虛，自他不隔於毫端；般若智光彌滿六合，古今不離於當念。淨裸裸、赤條條，有甚生死去來？正所謂：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況佛寶夫人淑德幽閑，四教母儀不愧三遷，持齋念佛，樂施好善，今年七十一歲，無疾怡然順化，可見平生向善之驗矣。佛寶一夫人還委悉麼？莫不有生，須知有不生者；莫不有死，須知有不死者。且道如何是不生不死者？」遂以拂子打圓相，曰：「曾見林宗二老來，塵中有術脫塵埃，今朝就路歸家去，步步蓮花火裏開。」

上堂。「斯地廿年前數請，今偕雲水入山來，當陽句子親拈出，只要人人正眼開。根本若正，眼若洞明，則處處七通八達；根本不正，眼若瞇[目*麻]，則頭頭撞壁面墻。不見道：孤峰頂上透得，鬧市街頭不妨和泥合水；鬧市街頭透得，孤峰頂上不妨目視雲霄。」驀豎拄杖，曰：「汝等還透得麼？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卓拄杖，下座。

孝子金國樑等薦嚴，請小參。「學道先須達本，本立而道自生；行善以孝為先，孝存而善乃具。為善不達，其本非善；為道不先，其孝非道。如何是道？」以拂打○相，曰：「會麼？清虛之理，佛祖罔窺，畢竟無身，生死何立？理則如是，如亦不存。諸仁者！若會得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則知海會居士七十八年前眾緣和合而生，如陽燄翻波，覓共生相了不可得；會得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則知海會七十八年後眾緣離散而死，如空花落影，覓其死相了不可得。既生無生、死無死，金剛正體獨露堂堂。如何是金剛正體？」良久，曰：「離名離相周沙界，迴出三乘不假修。」

官純衡請上堂。「至理洞明，會千差于物表；玄機獨脫，融萬象于毫端。頭頭上顯，物物無偏，花放不萌樹上，鳳鳴無影山前。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吹笙過碧天，不是四料簡，亦非三要玄。天龍往豎指，庵主空舉拳，任伊役使釋迦、奴呼彌勒的到來，不敢當前。般若這裏法令當臺，如太阿鋒、似大火聚，觸犯不得。既觸犯不

得，喚作陰陽時節得麼？喚作語默動靜得麼？喚作迷悟智愚得麼？喚作棒喝主賓得麼？到這裏，佛祖猶難知，凡夫豈易識？信手拈將來，不費纖毫力。既然恁麼，為甚凡夫不識？皆因執著難忘，隨情放逸。即今老僧不惜唇皮，只要現前緇素同盡大地眾生明這觸犯不得的一著子去。且道：如何是觸犯不得的一著子？」以拂子左右揮，曰：「誰知夜睹明星事，一念迴光尚宛然？」

庠生顧進朝請為母對靈小參。「記得前月十七，弟子應緣事畢，生死本無去來，聖凡兩途不立。既不立，正清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豎拂，曰：「會麼？若會得，始知正清六十九年前生本不生、六十九年後死本不死，正體如如，靈光不昧。何也？為伊了得生不以生為樂、死不以死為苦，苦樂無拘，迥脫生死去來之相。」顧左右，曰：「老僧無說，汝等無聞。即今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腳下蓮花步步生。」

裴世文薦女，請對靈小參。「生本不來，死本不去，不去不來，中也不住。諸仁者! 還識不住的麼？」豎起拂子，曰：「這一著子，天不能比高，地不能比厚，日不能比光，月不能比照，世界不能比大，河海不能比深，須彌不能並峙，虛空不能包藏，至大至微、至柔至剛，縱橫左右，洞徹十方，窺測無門，隨機便應。」揮拂子，曰：「還知落處麼？前日梧桐凋一葉，人間何處不驚秋？」

佟國祥薦母，請對靈小參。「秋風秋雨聲如泣，似痛善人回首急。孝子虔誠請老僧，超亡得度波羅蜜。我有一句子，不惟正溥得度彼岸，縱是六親九族、四生三有、天地日月、情與無情，悉皆承此恩力一時度脫了也。且道是那一句子？」豎拂子，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卜 度、不得拋向無事甲裏。如此理會得去，始識乾坤以此而立、世界以此而成、天地以此而覆載、日月以此而照臨、國王以此而安治天下、宰輔以此而調理萬民、歷代佛祖以此而傳正法眼、一切知識以此而接物利生、僧俗以此而修身齊家、蠢動含靈以此而改頭換面、正溥以此而示現生滅相，實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揮拂子，曰：「彌陀接引惟心淨，九品蓮臺仍舊登。」

接引寺雲臺禪師薦師，請小參。「汝師今去本無去，印老昔來本未來，歷歷分明全體現，好看鐵鋸舞三臺。既然全體現，即今在甚麼處？」豎拂子曰：「來也，來也。在拂子頭上現色身三昧，告眾曰：『 當處出生，掛片雲於太虛，雲性不動；隨處沒盡，滅一漚於湛海，漚性無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透一切色，超一切聲，剎剎塵塵無住著，非心非佛絕羅籠，是聖是凡難卜 度，遍週沙界無覆藏。』」復以拂子畫〇相曰：「圓湛一輪常獨耀，孤光萬古照乾坤。」

王有福薦母夏正果，請對靈小參。「生從何來？處處黃花九月開。死從何去？行行鴻鴈飛不住。去去來來合本人，生生死死有根據。只要回頭仔細觀，始知自己安身處。脫體無依任自由，西方東土無疑慮。」

為王夫人對靈小參。「閻浮幻體有生死，個裏真常沒往來，一念不生清淨土，萬緣寂靜涅槃臺。休擬議，莫疑猜，差錯毫釐隔九垓，直須恁麼承當去，朵朵蓮花火裏開。莫有承當者麼？為王夫人通一消息。」良久，無人出，驀以拂子打圓相，曰：「了明這點無生意，脫下凡胎入聖胎。」

北塔院眾班吉為薦文部大喇嘛請小參。拈拄杖卓一下，曰：「生不離這裏來，死不離這裏去，此處即是他方，他方即是此處。敢問眾等：還識汝師大喇嘛麼？即今在般若拄杖頭邊吹大法螺、繫大法鼓、演大法義、作大佛事，只須剔起眉毛，切忌當面錯過。若是個漢，向般若未動腳前、未開口先直下領略得去，不惟父母師長、佛恩國恩一時盡報了也。既然如是，且道即今大喇嘛在甚麼處？」復卓杖一下，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吳正省居士請薦先考小參。「思報劬勞意念堅，法輪轉處利無邊，迷雲散盡性天朗，昏障銷融心月圓。迴脫三塗離苦海，頓除八難越人天，金臺逐步相推引，去到西方坐寶蓮。」

為印真左善世對靈小參。「本無今有，笑看陽燄翻波；已有還無，喜見空花落影。生也如是，水流原在海；死也如是，月落不離天。」遂以拂子打〇相，曰：「且道這個是生耶？死耶？有耶？無耶？」復揮一揮，曰：「若向這裏委悉得去，始識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便可以無相中現相、無身處現身。雖居一相中，一相中收他不得；雖居一切處，一切處羅籠他不住。雖然恁麼，猶落在生死窠裏。畢竟如何得不落生死窠裏？」遂振威一喝，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　　者正續記錄

嗣法門人正巡編輯

住遼陽建寧禪寺語錄

康熙己巳歲冬十月朔日進院。
本寺監院率眾請上堂。「多年不肯順人情，老邁無端顛倒行。自是業緣無避處，且邀明月下襄平。大眾! 既到這裏，莫有共相激揚者麼？」良久無出，乃曰：「金剛寶劍，久藏匣中。今朝拈出，孰敢當鋒？妖邪盡喪，狐兔潛蹤。三世諸佛，總立下風。正法眼藏，讓誰立宗？十世古今，一時流通。正恁麼時，天高地厚，海晏河清。處處村歌社舞，家家嘯月吟風。且道到院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舉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
李基蓁請上堂。「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心，又無法。」遂豎起拂子，曰：「這箇消息從甚麼處得來？大眾還識這箇麼？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這箇也不曾減一絲毫；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也不曾增一絲毫。亙古亙今、無生無滅，蓋天蓋地、透聲透色，無譬可喻、無言可說，達磨不識、世尊無得，現前大眾，如何湊泊？須是恁麼人，方解恁麼事。苟或未然，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拈杖卓一下，曰：「神功已極三千界，睿算仍過億萬年。」
盛京掌教李鞏請上堂。「佛心無義，立義即失；佛法無言，著言則迷。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息；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試問大眾：那箇是不睡的眼？那箇是不異的心？若向這裏了當會得去，如化一道清風，透荊棘林中無掛無礙；若一毫不了，如著一領破絮襖，便有東扯西拽，無有出期。累他從上乃佛乃祖，念彼群幽千方百計向無方便處屈垂方便、無言教中權設言教，令脫一切苦惱，得逍遙快樂去。今日建寧短於權化，無法可說，何當掌教八官師同眾檀遠來請法？到此不得已，借襄平城為口、以金銀庫為舌，說無說之說，令現前大眾聞無聞之聞，箇箇頓斷情緣、瞥脫意解，直下了明這一著子。且道：如何是這一著子？」以拂子左右揮，曰：「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潘有成請上堂。「圓通門廣啟，選佛場宏開。舉揚大般若，眾善積靈臺。直得遍界絕羅籠，當陽無取捨。柰有老比丘，無事中生事，行菩薩行，立精進幢，建萬佛道場中來。如是則無一不同法性、等

太虛。塵塵剎剎，萬佛放光。如理如事，普應十方。正所謂殊勝中最殊勝，奇特處更奇特。到這裏教老僧說箇甚麼？若是舉古舉今，行棒行喝，盡是從前拈過了也。不如總莫動著，只將現前公案試問諸仁。」遂豎拂子曰：「見麼？非但萬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賢聖，天下大和尚，盡在拂子頭上吹法螺，擊法鼓，橫出直入，施大機用，提持正法眼，闡揚解脫道，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若有利根上智，向老僧未舉拂子已前見得，始知一處透，千處萬處通明。一光明，千光萬光普照。且道正恁麼時如何？」揮拂子曰：「無相光中萬佛現，一道清虛亙古今。」

護法胡朝輔請上堂。「一檀設供，箇箇口中知鹽識醬；四眾雲臻，人人眼裏辨俗分僧。頭頭不昧，事事分明。為甚麼問著自己本參話頭，便乃劃斷十虛，覿面千里？向後也說我曾結一制解，一期來取，笑識者埋沒己靈。汝不見釋迦老子睹星悟道曰：『我觀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為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而今只要諸人心空境寂、內外無依，忽然覷破這一著子，謾道一箇話頭，千萬話頭一時覷破。所以善財童子彈指入彌勒樓閣，頓見阿僧祇莊嚴，于一一莊嚴中見阿僧祇世界，於一一世界中見阿僧祇寶光，於一一光明中見諸佛菩薩，於一佛一菩薩中見無量劫來種種修因、種種證果、托胎出胎、出家成道，乃至說無量法、度無量眾、入涅槃、分舍利，皆不出一彈指頃。所以道：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大眾聚首建寧，來朝一月，難道不如他一彈指頃？且道是法不靈、人不靈也？還是古時法不同今時法？還是今時人不同古時人也？試道道看。如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良久，彈指一下，下座。

上堂。「鷲嶺單提向上機，迦葉一笑承當；少林密傳正法眼，神光三拜擔荷。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印印無差，機機圓證。向荊棘林中闢開活路，紅塵堆裏巧覓生涯。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無非建立此箇宗風，要人直下承當。若是箇頂[寧*頁]具眼的漢子，向緇素未動念請法已前、老僧未出方丈已前承當得去，始識百川異流同歸大海，千重萬匝只出一源。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也恁麼，天下大宗師也恁麼，老僧也恁麼。且道：恁麼底事一句作麼生？」遂震威一喝，曰：「鶴有九皋方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千山頂峭巍巍，浩浩松風談般若；太子河活潑潑，溶溶水月露真機。若也如斯薦得，始知靈源不昧，萬古徽猷。所以法隨法行，無處不遍；心隨心用，何處不週。故能出沒卷舒，縱橫自在。束虛空作柱杖子，也打他不得；合百千萬聚雷作一喝，也驚他不動。更有甚麼生死去來，地水火風，聲香味觸，都盧是箇真實人

體。雖然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如何是出門合轍。」喝一喝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祁鳳鳴請上堂。「朔風凜烈，天木飛花，解脫門八字打開，正法眼頂[寧*頁]獨露，淨裸裸、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溝渠瓦礫悉生光彩，奇珍異寶咸皆失色。何也？一片本地風光，現成琉璃世界。若是箇正知正覺，向這裏直下，一見一切見、一了一切了，聲色翳障全消、見聞之源亦脫，不墮千聖機關、不遊諸祖窠窟，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舉一機千機截斷、拈一事萬事齊彰。所以，乃佛乃祖提持此事，貴要大地眾生腳跟下洞明這本地風光，運出自己珍，堆山積嶽，成就他受用，海晏河清，作一切奇特事、立一切殊勝因。苟或未然，只恐猶有變遷。且道變遷箇什麼？飄飄瑞雪下，樹樹銀花發，紅日照當空，阿唧仍舊泥。滑，滑。」

報恩寺盛宇、白塔寺法海請上堂。「萬嶺千山覿面寒，一河三岔似龍蟠，箇中佛法如何說？直要諸人著眼看。所以，諸佛頂[寧*頁]上一著，諸佛覷不見；衲僧腳跟下一事，衲僧踏不著。倘若覷見，瞎卻他眼；忽地踏著，喪卻汝命。建寧則不然，諸佛頂[寧*頁]上一著，衲僧覷得見；衲僧腳跟下一事，諸佛踏得著。諸佛踏著即是衲僧，衲僧覷見即是諸佛。何也？不見道：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若能如此會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更不假一點心思意解，轉轆轤地、活潑潑地，無事不周、無法不備。苟或未然，不惜眉毛重重相為。」遂以手握拳，示曰：「見拳麼？」復展開，曰：「而今卻是掌。」復問，曰：「見掌麼？」復握，曰：「而今卻是拳。展開時，遍界分身，塵塵獨露；握著時，佛覷不見，密密綿綿。能展、能握，最妙、最玄，全機、全用，無黨、無偏，隱顯縱橫無間隔，從來千聖不同廛。」

觀音寺文宇同大寧寺如嵩請上堂。「至理洞明，會千差於物表；玄機獨脫，融萬象於毫端。頭頭總是妙用，物物無非真宗。諸仁直下薦得，何勞百日施功？只因情生智隔，無端百匝千重，累他先聖垂慈，設立期限陶融，向無事中生事，直要箇箇圓通。今日建寧開佛祖爐鞴，用向上鉗鎚，不論有情無情、人我是非、生死凡聖、去來起滅，到此鎔盡。若有箇銅頭鐵額底漢子向這裏翻身跳出，也須照顧眉毛。只如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且道火燄說的是箇甚麼法？」喝一喝。

臘八日，萬壽寺僧祖春請上堂。「忽睹明星正眼通，微塵剎土悉圓融。清波匝地開銀浪，直至而今闡化宗。大眾！ 今日子時是黃面老子，三千年前在正覺山上、菩提樹下，因睹明星，豁開正眼，三嘆奇哉，曰：『 我觀大地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根塵遮閉，不能證得。』 諸人若能頓斷根塵，則世尊底見處便是諸人見

處，諸人底見處便是世尊見處，似水合水，空合空。又如水銀落地，大珠大圓，小珠小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頭頭方便，事事現成。雖然如是，且道明星未出，正眼未開，智慧德相又在甚麼處？」喝一喝曰：「十二時中君自得，得時莫作等閒看。」

千山龍泉寺寬如請上堂。「金剛正體，般若智光。歷歷無滲漏，明明絕覆藏。他方與此界，廓徹無遮障。佛祖立地聽，火燄轉大藏。草木共山林，順方悉低向。剎說熾然說，妙義廣無量。單提向上宗，阿誰不仰望。」豎拂子曰：「還見智光麼？若乃見得徹去，便能丹霄獨步，垂手今時。苟或未見，拂子不免打葛藤謾諸人去也。」復豎起曰：「三世諸佛向此光裏生凡育聖，接物利生。歷代祖師向此光裏以心印心，流通正脈。天下一切大和尚向此光裏揭示人天眼目，提持格外宗風。四生九有一切萬類向此光裏東涌西沒。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向此光裏成立現前。大眾向此光裏坐臥經行，參玄探妙。今日請法緇素向此光裏種福修因。老僧向此光裏激揚祖道，直指明心。且道此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消息，無山河大地形跡。汝等又向甚麼處委悉。」喝一喝。

甘泉寺老宿清風請上堂。「跳過金剛圈，細嚼栗棘蓬。三腳驢子倒跨，遊遍南北西東。龜毛繩縛猛虎，兔角杖策獰龍。顛倒陰陽掌握裏，驅馳佛祖不留蹤。百千三昧恣遊戲，方可提持向上宗。」驀舉拂子向空作點勢，曰：「這一點落在什麼處？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除夕，今醒請小參。「痛惜韶光飛電掣，一年不覺虛拋擲，叮嚀我輩探元人，抖擻精神慣猛烈。聲色利名都掃盡，機關理性俱除絕，正念提撕清似玉，脊梁豎起硬如鐵。豁開耀日金剛眼，始識元風真妙訣，銀碗晝鳴翻舊案，鐵牛夜吼換新節。從教萬緒與千端，自是七通穿八穴，善應隨方解縛黏，入廛垂手抽釘楔。己躬下事甚分明，佛祖家風渾漏泄，為要時人氣分同，愚痴老漢苦饒舌。團圞共唱無生曲，一會靈山迥不別，將此深心奉剎塵，傳持莫盡無窮劫。若還逐色隨聲去，碌碌營生忙不迭，業海滔滔何日枯，愛河滾滾幾時竭。目前弗肯迴光照，秖為情生而智滅，可謂年來澆薄甚，緇流多與道相隔。雖然身在禪床上，外寂中搖怎合轍，愧殺恁麼說用功，飲他滴水須防噎。忽然四大各離散，地獄辛酸何處雪，受報彼中一晝夜，便同世上五千劫。翻思死後沉淪苦，莫若生前先打徹，拼身掀倒面前關，物物頭頭體會得。體會得，眼著屑，不著屑，真奇特，情與無情轉法輪，山河大地熾然說，且道說箇甚麼？」良久，曰：「臘盡春回空劫外，覺花香遍塵沙國。」

尤成伯請上堂。「新春祝聖熱爐香，彌覆乾坤透十方，萬國九州歸至化，八紘四表樂安詳。和風宛若宗風溥，舜日端如佛日長，箇箇

相逢作揖笑，天然一段好時光。大眾!　這箇時光與百千萬億劫不移易一絲毫，百千萬億劫與這箇時光不移易一絲毫。既然不移易一絲毫，日往月來、冬去春回，是何意旨？秖為人心變態迷卻本源，不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故被山河大地新舊所轉、色空明暗去來所遷。若能迴光返照，向自己腳跟下見得這段時光，便達境惟心，分別即不生。正所謂：年來年去，去來不動乾坤；歲舊歲新，新舊一般時節。如是，則毘嵐偃嶽而常靜，江湖競注而不流。且道：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喝一喝，曰：「木馬搖鈴天外飛，泥牛吼出春消息。」

信官常祥請上堂。乃豎拂子，曰：「見麼？」又敲案，曰：「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所以道：心不是佛，認心即乖；智不是道，立智則迷。道本無為，佛亦無相，若能於無相無為處辨得一切諸相悉皆是佛、一切所為悉皆是道，可謂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成六度行、海慧變之為水、龍女獻之為珠、天人散之為無著花、善友求之為如意寶、圓覺悟之為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為四諦人空，及至諸大宗師箇箇所悟不同，或吹布毛、栗棘蓬、柏樹子、乾屎橛、三腳驢、南山鱉、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遂拈杖，卓一卓，曰：「諸佛心髓、祖師密奧，十成八字打開，遍界全彰殊妙，纖洪、長短、黑白、方圓，一一絕羅籠，處處無回互。若乃信得及去，如壯士屈伸臂頃，豈假他人餘力？若更情存限量，落在見聞，纔涉思惟，白雲萬里。且不落見聞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繡出鴛鴦無背面，不知誰解覓金針？」

瀋陽袁秉彝請上堂。「本分衲僧操履，豈肯造次？克家宗匠提持，必達淵微。若非萬煆千鎚，終是承虛接響。所以道：祖師西來意，針箚不入；庭前柏樹子，斧鑿不開。若能向箚不入處忽地鑿開，翻身跳出天外，舉步踏翻大地，步步趯出佛來，抬頭撞破虛空，頭頭全機大用，縱橫卷舒，與奪自在，可以拈禾莖作栗柄，易短壽為長年，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把住也，峰巒倒卓，江海截流；放下也，大地生光，森羅顯赫。且道其中有恁麼人麼？」喝一喝，曰：「要提無相毘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

姚正悟、厲雲程請上堂。「寒梅早放，和風開劫外之花；凍柳纔舒，杲日揭目前之意。一一應時及節，頭頭顯現宗乘，篆不雕之心印，轉微妙之法輪，玄要洞悉，權實分明。若乃見得徹去，無一不是當人二六時中應機接物的現成活計；若未見得，切須抱定本參，於凡聖去不得處莫容走作。纔見走作，即當提起本參，於意根下一

截截斷，參到萬里無寸草處，驀然囚地一聲，迸破疑團，方將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餘會、歷代祖師千七百則種種關頭、種種機用一一七通八達，始信水潦參馬大師，纔見，被師一踏踏倒，潦便大悟，起來拍掌呵呵大笑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我於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豈不慶快生平、受用無盡？大眾! 此猶是曲為今時，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良久，以目顧左右，振威一喝，下座。

楊九榮請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物物頭頭皆證入；遍乾坤無非如來藏，綿綿密密悉包容。蓋天蓋地、亙古亙今，孤迥迥、峭巍巍，如太阿鋒、似大火聚，近則燎卻面門、觸則喪身失命。若是箇漢，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口言，直下領略得去，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千聖萬聖呼喚不回。如是，則揚一眉，乾坤失色；瞬一目，遍界光輝。可以促三僧祇為一念、延一念作三僧祇，或向孤峰頂上壁立萬仞、或在十字街頭合水和泥，無奇特中立奇特、無殊勝處顯殊勝，雖然浩浩應機，要且如如不動。然雖到此田地，更須知有向上一著。如何是向上一著？」揮拂子，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呂從新請上堂。「今朝元日，好箇時節，心月孤圓，慧燈烜赫，交光相照，透塵沙國，一一發明不二，頭頭顯示非別，秖要諸人靜裸裸萬象光吞、赤灑灑諸塵氣絕，果然大用現前，自是千差共轍，何妨修羅宮裏打坐、兜率院中安歇，生擒帶角虎兕、敕點飛龍跛鱉？然雖恁麼，猶未是衲僧極則。如何是衲僧極則？」豎起拂子，曰：「見麼？若能見得，自是機如電掣，誰敢犯其鋒銼？喝似雷震，孰能禦其威烈？苟或未見，任從踏遍名山、踢翻歲月。箇事且置，且道高掛缽囊、緊峭艸鞋向甚麼處去？」喝一喝，曰：「解開布袋，放出春風，端的百花林裏過，悠然香透遍虛空。」

普說

立春日，實正請普說。「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試問大眾，是甚麼時節？莫是立春時節麼？莫是三請時節麼？莫是鐘鼓齊鳴，四眾臨筵，想問想答時節麼？墮在常情，料掉沒交涉。莫是賓主儼然時節麼？莫是山僧不惜眉毛，鼓兩片皮，說禪論道，舉古談今時節麼？莫是豎拳豎指，一棒一喝，萬象交參，心鏡一如時節麼？墮在聖解，料掉沒交涉。須知山僧終日言談，不曾動著舌頭道出一字。諸人尋常側耳諦聽，不曾聞著一言。諸人與般若，各各有一段本有光明，輝騰今古，迥絕羅籠。圓陀陀，光灼灼，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若能返照迴光，將從前所見所

知，玄妙理性，露布葛藤，是非得失，情塵意想，盡底脫卻。向這裏豁然瞥爾，踏著本地風光，便與微塵佛祖、天下知識，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體相、同一作用，始識火焰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別人被他日時使，我卻使得他日時。到此方不畏生死，不愛涅槃，任緣放曠，無不解脫。非唯汝等如此，至於乃佛乃祖、乃聖乃賢，無不悟此箇時節。釋迦悟此時節，便嘆曰：『奇哉奇哉。上至諸佛，下至蠓蟻，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相執著，不能證得。』盧能悟此時節，放下柴擔，竟走黃梅，和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德山悟此時節，將疏鈔焚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後入門便棒。臨濟悟此時節，便道：『原來佛法無多子。』三拳一掌之後，入門便喝。長慶悟此時節，便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打。』茶陵悟此時節，便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圓悟悟此時節，便曰：『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龐居士悟此時節，解道：『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乃至撓鈴打鼓，吹笛插鍬，大雄虎，南山蛇，美獅子，鉤獰龍，犢鼻褌，苕帚柄，破沙盆，鐵酸餡，吹布毛，五味飯，三腳跛驢，露地白牛，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亙古亙今，一切宗師，無不是悟此箇時節。非但吾門如是，即伯陽亦悟此時節，便騎牛過關，遇尹喜說道德。仲尼悟此時節，便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悟此時節，便答曰：『唯。』般若恁麼說，此時節還諦當也未？眾中忽有箇傍不肯的出來，心憤憤，口悱悱，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拽下座前，亂捶一頓，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和尚既登寶座，何得舉此陳爛葛藤？』山僧且向明窗下安排，著熱炙盞子，與伊茶吃。何也？恁麼人難得。」

白塔寺法海老宿請普說。「般若無能應此期，四來雲水乍相依。當陽句子親拈出，試問諸人知不知。」豎起拂子曰：「知此物麼？老僧罪過。」遂揮拂子曰：「此是北京城跑鹿山東衚衕王老媽苕帚柄一把，為甚麼在建寧手裏？不見道：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無錢會使錢。」復曰：「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謂之無常迅速，生死大事。只這一大事，諸佛為此出世，祖師為此西來。天下和尚不憚勞苦，撥艸瞻風，廢寢忘餐，拼身捨命，亦是為此一事。汝等發心出家，難道不是為此一事。既為此事，何得仍舊忙忙宇宙、碌碌營生，[毯-炎+畏][毯-炎+畏][毯-炎+崔][毯-炎+崔]、[毯-炎+罔][毯-炎+罔][毯-炎+兩][毯-炎+兩]，東隈西混，虛度韶光，汩沒本真，空消信施。豈不聞：得此人身如輥芥投針。目前不了，萬劫難

尋。諸兄弟，即此一會，實非小緣。急須奮勇猛心，發堅固志。畢竟要了明此事，方使自由。不被業緣牽絆，生死沉淪。未有生成彌勒、自然釋迦，莫不是從苦心勞力，磨煉出來。汝但將平生所見所聞，惡知惡覺，凡情聖解，殘羹餿飯，倒瓶相似，盡底傾出，泡洗乾淨，無點氣息，單提本參一句話頭，綿綿密密，猛力參究，明白處要不明白，不明白處要明白，絲毫莫放走作，如初生時無異，茶飯不知，東西不辨，到斯時自有箇冷灰爆豆的日子。初參先要明話頭，如參萬法歸一者，要知何處是萬法？作麼生是歸一？既知歸一，須知一又歸於何處？若知歸處不明，青州布衫一句，猶是隔簾見月。知此一句，若不知臨濟三度問三度打的道理，尚涉言詮。若知打意不明，僧問趙州西來大意，庭前柏樹子，則終成儱侗。是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如參竹篦話頭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意根下卜 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遶床掉臂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擬議便打。如此參去，自有省發，莫錯認舉起處是心，打的是性，又謂打的便是不觸不背的旨趣，總是韓盧，未成獅子。不見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者，或參念佛底是誰者，一一見得，更須要知。香嚴曰：『 如人口咬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枝。有人來問祖師的的意，若不答，負他問意；若答他，又喪身失命。畢竟作麼生？』如此明了，方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的道理。知得生死去來一著子，則轉得身，通得氣，無關不透，無法不通。正所謂：自從踏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到這裏與佛祖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孔，把手共行，始不負汝等出家的志願耳。切莫學閑言閑語，滑嘴弄機，於生死事有何交涉？你看他雪巖與修上座同做工夫，巖要與修說一句話，三年也未得。巖東邊去迎他，修便向西去了；巖西邊去迎他，修便向東去了。直至三年後有箇見機，然後在水邊林下纔得一會。巖曰：『 我三年要與兄說一句話，也不能得。』修曰：『 學道人生死事大，此事未明，那有閑工夫說話？』你看他古人做工夫如此勇猛，三年不曾說一句話，方有得力處現前。大眾亦如古人恁麼做去，決不相賺。故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清風寺住持師慧見請普說。乃豎起拂子曰：「若論這一著子，本來現成，有何迷悟，豈假修證？只為時人從無始來，業識濃厚，昧卻自己，執著有為，認虛妄為根本，迷真性入愛纏，被人我眾生受者，流入生死輪迴，而不知返累他。先聖不得已，設立權宜，禁足調心，故因人原在一事一物上，生種種知見，受種種果報，故令人於一言一句上，坐斷種種知見，遂將一句話頭，橫參豎參，參極不休，自然窮則變，變則通，打破無明窠窟，透出凡聖關頭，永斷生

死輪迴。如何是生死輪迴？先須辨明日用尋常，何處有生死輪迴，何處無生死輪迴，有處急須截斷，勿教相續。我今問你，昨夜睡著時，一念不生，昏昏沉沉，無生死輪迴；今朝覺來時，心未有緣，醒醒歷歷，無生死輪迴；與人談笑，心無所著，無生死輪迴；胡思亂想，不住三際，無生死輪迴。譬如將個銅爐來，凡情聖解，六道輪迴便有也。何故？起心愛樂，不與相爭，及致人死，將銅爐去，以此墮落地獄；或有想得，切如饑渴，詭計騙去，以此落於鬼趣；或貪盜去，轉他畜酬；或有威勢奪去，捨人後受修羅；或以爐惠施善友，因仁義致人道；或用供佛，福報生天。則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番來覆去，三界九有，無窮無盡，因爐起矣。此是凡情，如何是聖解？或有參學者，見爐便言：『 爐是我本性，我眼能見。此爐有變壞，我之見性，不變不壞，不墮輪迴。』此是先尼外道，以爐有生滅，見無生滅，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見也。或言：『 爐起於微塵，是我之神，我本性雖空即有。』是常見外道執有者也。或言：『 萬物無常，終歸變壞，爐壞無成，人死歸空。』此斷見外道執無者也。或言：『 爐性本無，無即是爐，亦有亦無。』此矯亂外道也。或言：『 爐有是無，其無亦無。』此空見外道也。因執一不變，心外有法，略說四種，廣有九十六種，各執四種之中一種，墮在外道。或有因爐精進力參坐，見身心世界與爐齊空，了無一法，以此為得，是色蘊魔。或有見爐定中說法，變化無窮，謂之剎說、塵說、無情說，亦是色蘊魔。前是色空為蘊，此是色有為蘊。或有見前種種境界，便生心領納，是受蘊魔。或見好境入心，不能忘置，便生邪想，此是想蘊魔。或因想著邪，無師救政，轉生流念，是行蘊魔。或有因上種種，認為佛法，是識蘊魔。一魔生，五魔並到，此皆執在本來面目、主人公、念佛的誰等話頭上，要討個本性妙心，所以用貫肚皮裏想頭，通身是五蘊蓋覆，不能離心意識參出聖凡外去。執在事上，誤落蘊界。略說五，廣有千萬，豈五十種而已？向來期主說他先兄曾著魔境，請為眾說破岐路上事情，直到極頂。今日是清風寺住持設供，老僧不辭口業，念汝等初參，恐落此類，不得不先為說破。或有忽得前後際斷，身心世界蕩然一空，永不再生有見，將一切法掃滅盡盡，有甚棒喝玄要？君臣主賓，一味乾乾淨淨，空空田地空空月，討甚工夫驀鼻牽是也。此是聲聞氣分。或有不墮此見，見爐起於無明，眾生不知，故有輪迴。今見無明本無，則無老死苦惱，此是緣生性空。大乘初門，泊在無處快活，不入大乘道，故名緣覺。於此更進，於爐見得起於微塵，鄰虛為因，水調風煉，心識虛空，與見相緣，和之合之，假名為爐。既解諸緣聚會而生，則不壞此爐。諸緣本不相到，而無爐之自性，緣即是空，空即是緣，兩下輥作一團，分合不得，所謂是諸法之空

相，不可言生，不可言滅。爐見之非垢，性見之非淨，此爐在凡不減其性，在聖不增其性，此是地前菩薩禪。更進則因緣生，性空不得；因性空，緣生不得。兩頭俱斷，此是入地禪。前是雙照，此是雙遮，已上是菩薩正禪也。此去超十法界，直到極頂，無湊泊處，無下手處，方是如來禪、祖師禪。又從如來頂上透出格外，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不見香嚴聞擊竹聲，大悟曰：『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仰山去勘，更拶之。嚴又曰：『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 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又曰：『 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仰曰：『 師弟會祖師禪也。』」師曰：「祖師如來且置。」復指爐問曰：「我今再問汝等，此是什麼？若說銅爐，著有了也；不說銅爐，著無了也；或說是不是，矯亂了也；若總不說，落空了也；若口掛壁上，墮生死了也；若掉臂而去，不上機境，似長爪梵志了也。此六路生死，四方上下圍困住你，你作麼生得脫？向這裏尋得條活路，打開六路生死，迴出凡聖，則從前所說這些落索，無一毫干礙得你。正所謂：數聲清罄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且道有恁麼人麼？」推倒銅爐，下座。

普說。「萬物含靈，俱有緣性。因有緣性，便有生死，而有輪迴，六道受苦無了日。勞我世尊千萬劫，調心煉性，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得燃燈授記，權開方便，法演三乘。人天說五戒十善，圓覺說十二因緣，菩薩說六度萬行。闡揚七七，涅槃時至，文殊請再轉法輪。佛曰：『 我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是我曾轉法輪耶？』先在靈山，拈花示眾。眾皆罔措，獨迦葉一笑。佛以正法眼藏，付託迦葉。祖祖相傳，傳到達磨，過我東土，得遇神光，虔侍九載，斷臂安心。臨滅徵眾，獨神光三拜，得傳祖印。後有丹霞燒佛，雲門打佛，自此用這棒者不少。古林幼得此棒之力，歷遍中華。滄桑更換，流到瀋陽。緣遇眾善弘法，蒙京兆陳公題請創寺，立佛祖基業，為法忘軀。重整頹綱，開堂三韓。約計六六之年，本無可說，空自虛張。今老無力，宜還故土。唾些殘瀋，淹死大唐。免得他行善者著善，行捨者著捨，持戒者著戒，能忍者著忍，參禪者著禪，智慧者著智，明教者著教，念咒者著咒，觀鼻者著觀，數息者著息，明心者著心，見性者著性，悟道者著道，得果者著果，成賢者著賢，登聖者著聖。教他去著，他便落空；教他去空，他便著實；教他空實莫著，他便驚疑怖畏。除非是從殘瀋中淹死過來的。纔識得這條痛棒，方作天地間一個閑人。共一切含靈，修斯祖庭，報佛

深恩。願人人登薩婆若多，個個證妙圓種智，我無間然矣。珍重珍重。」(此師臨圓寂前一日語。)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四

侍　　者正慧記錄

嗣法門人正燈編輯

住奉天府東前山臺大悲禪寺語錄

康熙庚午歲秋七月望日進院。
興國寺天宗等請上堂。拈香曰：「身輕似葉任風揚，萬里餘程到瀋陽。今日復蒙興國請，栴檀爐爇九天香。」上首白椎畢，乃曰：「古人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又道：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試問大眾：且道火焰為諸佛說的是甚麼法？」以拂子打〇，曰：「若向這裏會得，始知般若未動腳先、興國未起念前，四十八願早已宣過。苟或未能，且聽一偈：二百一十億佛剎，當年法藏悉觀知。今日古林重舉出，阿誰不是丈夫兒？」上首結椎，下座。
龍鳳寺滿藏，張名魁、孫應選起華嚴會，請上堂。「微塵中經卷，明眼人始能拈出。所以世尊曰：『 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既未曾說，即今看的五部從甚處得來？」驀舉拂子曰：「若向這裏見得徹、覷得透，不須彈指，樓閣門八字打開，正法眼一時流通。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善財童子、五十三師，盡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與一切眾生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苟或未然，正好披忍辱鎧、操智慧劍，滅三毒、破魔網，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契證真如，作不可思議功勳，成無量殊勝奇特，直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前佛後佛無異道。所以《 法華》曰：『 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雖然狹小，三世諸佛盡從箇裏出去。出去且置，畢竟佛在甚麼處？」喝一喝曰：「高高峰頂無消息，深深海底沒蹤由。」
散會，朱宗仁等請上堂。「炎炎暑伏正中時，纔值開經又滿期，痛惜韶光容易度，時流休把自心欺。眾中莫有不欺自心者麼？」遂舉起拄杖，曰：「若喚作拄杖子，便犯當頭；不喚作拄杖子，又欺自己。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畢竟作麼生委悉去？」又卓一下，曰：「向者裏通條活路始得。」
七月十四日，起盂蘭會，請上堂。「以法說法無別法，以佛見佛無異見。佛法見聞總現成，當陽直下要親薦。」舉起拂子曰：「見麼？」又擊案曰：「聞麼？者一著子，非佛非法，非見非聞，非有非無，非異非如。等閑拈丈六金身當一莖草，將一莖草作丈六金

身。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所以道，一切時，一切處，一切見聞知覺，一切分別取捨，一切受用，一一俱是諸人二六時中應機接物現成的活計。佛佛授手，唯授此心；祖祖相傳，唯傳此妙。乃至西天四七也恁麼，東土二三也恁麼，天下列剎相望諸老宿也恁麼，山僧也恁麼。且道恁麼一句作麼生道？」擲拂曰：「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中元節，請上堂。「丁一卓二是般若體，七縱八橫是般若用，耀古騰今是般若光，烹金琢玉是般若力。若能有如是力、徹如是光、得如是用、具如是體，便見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遂以拂子打圓相，曰：「自從一授靈山記，直至於今願不忘。」

煆白骨，小參。「目連今日度母，般若此時煆骨，入聖何須開頤？墮凡不必頻顣。八兩原是半觔，五斗須還一斛，頭頭物物現成，剎剎塵塵具足。只為憎逆愛順，所以東出西沒，既失頂上玄珠，便去水中撈摝。若能直下迴光，便見本來面目。」

上堂。「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拂衫袖曰：「者是彩雲影。」揮拂子曰：「者是紅羅扇。作麼生是仙人面？團耶方耶？長耶短耶？紅黃黑白耶？諸仁者!　不用看他，只須自看。驀地看破自己面孔，始識儂家面孔。識得儂家面孔，方見仙人面孔。面孔且置，且道適來者一絡索落在什麼處？」震威一喝曰：「霧露雲霞時起滅，長青自古一般天。」

示眾。「古之為道學者，痛念生死如救頭然，勞形枯骨，廢寢忘餐，行住坐臥，如聾似啞，時刻照顧本參，猶恐打失話頭，己事未得分明，終不與人閒論。侍師必恭必敬，不敢動惱一念，惟恐不稱師意，方是真實衲子。未見今時學者全沒信心，輕薄狡猾，形雖相同，心多詭詐，到師面前無絲毫真念，一味捏鬼捏怪，問著不知羞恥，不是指東話西，便是胡喝亂跳，做盡伎倆，自心難瞞。若是為他加以逼拶，便設計較，辭去僻處，豎憍慢幢，打自大鼓，誑惑聾俗，只圖眼前快樂，不思樂是苦因。如是之流，正是野狐種族、破法魔魅，玷辱先人，污染吾輩。我今苦口叮嚀，要汝知慚識愧，不然聽便還俗，各去當差，雞棲鳳巢，非吾同類。」

示眾。「操履本分，一著不受，惡辣鉗鎚，豈得成器？必要具一片金石心肝、生鐵脊梁，始能趣向，直下將人我是非、好惡長短一時坐斷，如太阿鋒、似塗毒鼓，觸著則喪身失命，豈尋常細事？果到恁麼田地，更須刻苦勵志，向大爐韛中幾經煆煉，時節到來，不妨出來導誘群盲，利生接物，自是驚群，如獅子哮吼，百獸腦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今日與大眾聚會在此，也是前緣，必要將此一件大事徹透，始不負十方檀施。且

道這一件事作麼生透？」喝一喝，曰：「匹馬衝開龍虎陣，單刀直入破重圍。」

示眾。「古德教人作偈作頌著語者，蓋大事已明，師資唱和，試學者才性利鈍。今汝等己事未明，一向在文字上作見解，豈非大錯？你們病痛，山僧盡知。蓋作詩作偈，有你們下手處、有你們註腳處、有你們卜 度處，所以個個肯作意思索。至於本分事上，無你們下手處、無你們註腳處、無你們湊泊處，所以不肯承當。殊不知這無下手處、無註腳處、無湊泊處，正是個好消息。古德曰：『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曰：『 懸崖撒手。』到這裏，直須努力拼卻性命一上始得。努力且置，即今有一句子，不落文墨、不拘音韻，三世諸佛摸不著，歷代祖師和不齊。諸兄弟! 還有和得者麼？若和得者，痛與三十棒；和不得者，亦痛與三十棒。何故？棒頭有眼明如日，賞罰分明作者知。」

示眾。「此個事在諸佛分上不曾增，在眾生分上不曾減，只為群迷妄情濃厚，蔽卻本明，執人執我，心猿擾擾，耽能耽所，意馬騰騰，六賊縱橫，三毒焰熾。堪嗟! 如斯學道，佛性愈求愈遠。若是真正丈夫的實要明斯事，須開特達懷，發大堅固志，尋常動靜中，兩腳踏實地，情識妄緣盡淨屏息，佛法玄妙徹底掀翻，單提一句話頭，朝參暮究，念念弗捨、心心無間，莫管年窮歲盡、節換時移，一念萬年始終不易，必以悟為則，餘皆是甚熱碗鳴聲？古之造道衲子，怕怖生死如救倒懸，冬不爐、夏不扇，尚無剪爪工，豈暇閑叨咀？時刻照本參，生怕落昏散。事善知識! 必恭必敬，三二十年不憚辛勤、不嫌瑣褻，把己躬下事透徹得乾乾淨淨、明明白白，後出頭來驚天動地，方是真參實悟的學者。所以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那有不下苦心苦志、真履實踐，每日間只在是非中、煩惱裏作活計，而能悟道明心？也大便宜。諸仁者! 山僧今夜造口業，絮絮叨叨，為要你們發憤精進，勿教當面錯過，時不待人，倏忽白首，百無一長。愧乎？否也？茲愧不愧且置，眨眼三十夜到來，黑面老子打算飯錢，那時莫怨山僧不早為道破好。」

示眾。「昔日靈山殃迦葉，後來少室累神光，黃梅夜度盧行者，臨濟瞎驢冤禍長。冤禍且止，試問諸人：識這一隊漢落處麼？即今現在，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光，乃至乾坤大地、萬象森羅、明暗色空，無一不在此光發現。只如光未發時，無諸佛眾生消息、無山河大地形跡，汝等諸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不妨出來與山僧拄杖打個折合，各垂隻手，光耀叢林；其或不知，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豎起脊梁，高著眼看，他日驀地相逢，不妨與方丈通個消息。」

慈洪、普照、振衣，同眾學者入室，求開示。師曰：「近日參禪者多，悟道者鮮，過在甚麼處？蓋人無恒心、少節義，不肯真實操履，只愛搬弄虛頭，不以己事為極則，反以利名為實有。雖入門來，不念無常迅速、苦海沉淪，只將古今公案、歷代語言築一肚皮，貴圖口舌利便。此等如蛾撲火、如蚕作繭，或見先輩安心斷臂、負舂繫椿、三登九上、坐破蒲團，便生退屈曰：『 釋迦如來經三大阿僧祇劫脩來，纔得睹星悟道。我等凡夫，豈能成佛作祖？』不信有悟入之門，所謂不信己殊勝，甘為下劣人，便將難之一字以為藉口。古德曰：『 此番難再來，不知是何面孔？』恁麼則不難於今生也。何不再看屠兒證果、龍女成佛、水潦一腳、保福招手，悟道何易哉？有向冊子上鑽尋卜 度，向知識口邊得些涎唾，就便云：『 不過如此，何用苦修方名悟道？』便縱意造業，為害不小。不見《 法華經》曰：『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 圓覺經》曰：『 汝以思惟心測度，如取螢火燒須彌。終不能得。』古德曰：『 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卻向東。』或有做了些癡工夫，忽認得個昭昭靈靈，無形無相，有知有識底，便說是了，者個便是我本來面目念佛的主人公也，便是臨濟赤肉團上真人也，便是誌公四大有相中的無相也。又引波羅提尊者『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傅大士『 夜夜抱佛睡，朝朝還共起』等頌為證，便道：『 生也不妨，死也不妨。』若果如斯，便了何故祖師頌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又曰：「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靈靈？汝還會麼？此是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元氣。既瞌睡時做不得主，生死到來，怎麼生折合？一生胡亂做去，豈但賺人，皆自賺耳。或有不唧溜者，處處染污。一者情不透脫，謂一切世間善惡好歹、是非順逆等境，也須處置停當，不肯放下，恐傷仁義，致人議論務盡小節，硜硜然終日沒在事中。一者理不透脫，將一切佛經大小乘清濁等語，當作實法挺在胸中，及聞知識所說，主其先入，不能去短就長，如綿搭絮，清溷不已。殊不知情為生死根本，理為所知障難，不肯向此兩路截斷，縱涉遍叢林、參遍知識，無能相救矣。所以臨濟曰：『 道流! 爾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內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或有真實為道來參知識者，知識有直截全提者、有與話頭者，伶俐底直下領略，根性遲鈍者千沒柰何、萬沒柰何，貴圖知識說破，知識婆心豈肯害他？必要他自己囚地一聲，始得真實受用，不被天下人瞞。他便道知識吝法，不向他說，掉臂而去，撞入天魔野干隊中，一一為他妄評妄論。初學聞其

語已，如毒入心。悲哉！　枉用前功，搭獅子皮作野干鳴，將吾師拈花直指之旨翻成講席，到處教壞世間男女，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今現前諸兄弟，幸往昔願力深，不落此數，甘同般若，共守寂寥，切勿虛廢光陰，精勤憤志，定要親見一回，方可續佛慧命，廣導群迷，報佛祖君親師友浸恩。努力！　努力！　」
原書闕。

機緣

問：「如何是乾矢橛？」師曰：「逼塞虛空。」曰：「如何領會？」師曰：「普天匝地。」僧禮拜，師曰：「會禮拜不會禮拜？」僧擬議，師打曰：「臭氣燻人。」
問：「如何是佛性？」聲未絕，師便打。曰：「道甚麼？」曰：「佛性。」師曰：「山僧是僧，去問佛。」曰：「和尚豈無方便？」師便打，僧禮拜，師復與一踏，曰：「棒打有醒，腳踏有餘。」
問：「青州布衫重七觔，意旨如何？」師曰：「七零八落。」曰：「某甲無處摸索。」師曰：「問取隔壁張裁縫去。」
問：「如何萬法歸一？」師曰：「三頭六臂。」曰：「畢竟一歸何處？」師叉手當胸立。曰：「學人不會。」師打曰：「魚腮烏嘴得人憎。」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觸不得。」曰：「因甚觸不得？」師打曰：「頭落也不知。」僧佇思，師復打曰：「還不拖者死屍去！　」
問：「不歷化城，竟登寶所時如何？」師曰：「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恁麼則學人獲寶也。」師曰：「呈似山僧看。」僧近前便拜，師打曰：「錯將魚目認明珠。」
巨懷呈偈了，師展手曰：「此是文字，將無文字底來。」懷擬議，師劈胸一拳曰：「會麼？」曰：「不會。」便拜。師曰：「是誰拜出弟子？」師曰：「又道不會。」
一僧作禮曰：「弟子無語問和尚，但只稽首讚嘆。」師曰：「讚個甚麼？」僧擬對，師掌曰：「向這裏罵山僧去。」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也無？古人一曰壞，一曰不壞，畢竟壞底是，不壞底是？」師曰：「二俱不是。」曰：「畢竟如何？」師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一僧送師骨往千山，問曰：「先師遷化向甚處去也？」師指千山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青山原不動，浮雲自往來。」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尋常還思山僧麼？」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師曰：「只這是。」其僧有省。
問：「如何是般若境？」師曰：「萬木榮紆，一溪浩渺。」曰：「如何境中人？」師曰：「饑餐麥粥，倦臥茸草。」曰：「人境不立時如何？」師遂劈面一掌，曰：「是立不立？」僧罔措。復示曰：「人境不立時，劈面無情掌。是個血性兒，當下知痛癢。」
見一僧看經，師問：「看甚麼經？」曰：「《 金剛經》 。」師曰：「經是誰說？看是何人？」僧無語。師示一偈：
「看經不識看經人，徒自區區勞眼神。欲得不勞神與眼，分明識取此真經。」
有僧嘴極利，一日問曰：「佛說魔說，是一是二？」師劈嘴一拳曰：「且道是一是二？」僧擬議，師復打。遂示偈曰：
「纔開口問，麤拳便打。烈焰紅爐，豈容得假。煆盡虛浮，始識道雅。早知閣黎，認鹿為馬。」

頌古

陞座

擬動腳跟落二三，重登曲彔不羞慚，那時若值忤逆者，大好都盧掀座翻。

拈花

口難開處把花拈，百萬人天盡了然，惟有飲光猶未瞥，受他禍及永纏綿。

痛棒

三頓烏藤打不開，如何別去又歸來？冤深恨惱麤拳掌，拖累兒孫遍九垓。
棒頭有眼察秋毫，定業從來不可逃，六百餘年冤禍事，如何今日又重遭？

青州衫

一歸何處問諗老，一領布衫荅來巧。今日重新提掇出，元來是吾舊皮襖。

麻三觔

如何是佛麻三觔？問處分明荅處親。好看陌上二三月，那個枝頭不帶春？

新婦騎驢阿姑牽

新婦騎驢阿姑牽，不用區區苦著鞭。若是仲尼真弟于，自然知道化三千。

俱胝一指

學道何須向外求，無錢那買好風流，就中消息難為說，只向人前豎指頭。

夾山落水

劈腦一撓毒種深，點頭三下苦難任，從斯命喪華亭手，聞者至今亦痛心。

洞山冷煖

秋去畏寒欣煖屋，夏來怯暑喜涼風。若能這裏全知曉，積劫無明當下空。

樓子聞唱

整襪時逢對酒樓，忽聞清唱語風流，從斯頓斷腳跟線，去住縱橫得自由。

四喝

金剛寶劍，誰人敢當，未曾舉動，殺活全彰。
金毛獅子，孤峰獨立，爪牙未施，妖狐絕跡。
探竿影草，看驗凡聖，不待開口，早知邪正。

當陽一喝，解粘去縛，全機大用，有殺有活。

牧牛頌

撥草尋牛

巖[(壑-土)-又+巫]崎嶇千百重，松林一帶白雲封，前來覺在峰巔上，尋到峰巔又別峰。

驀然見跡

踏破芒鞋活路通，聖凡相遇豈留蹤？從容拽著捶雲杖，直下追從宇宙中。

追步見牛

溪山歷盡路途窮，枝葉凋殘徹骨風，回首白雲飛散處，一輪杲日正當空。

得牛貫鼻

煙霞撥盡露形蹤，猶戀春山芳艸茸，蹄角分明將鼻貫，這番把住始圓融。

牧護調馴

童子規繩常在手，牛兒劣性漸輕柔，飽山飽水從他便，放去收來任自由。

騎牛歸家

嶺畔溪邊意更奢，不萌枝放撲香花，揚鞭倒把牛斜跨，笛韻聲聲轉到家。

忘牛存人

牧童無事意悠悠，眼底青山不見牛，枕石高眠松月下，鞭簑箬笠掛雲頭。

人牛雙忘

雙忘人事了無功，脫體玲瓏法法通，一道威光機莫測，千紅萬紫盡同宗。

返本還原

樞機未動是真歸，徹底圓明本地輝，迥迥寒光無向背，縱橫處處露全威。

入廛垂手

昔年曾欠犁耙債，今日隨時相為酬，泥水渾身豈暇顧，披毛戴角日優游。

小佛事

為盤山了宗和尚起龕。「江于擲釣幾經穩，忽得金鱗便轉頭，萬疊雲山留不住，落花流水任悠游。恭惟了宗禪師，天童後裔、盤山的嗣，年踰古稀、德邁時輩，操打破虛空底鉗鎚、奮喝散白雲底意氣，曾在燕京數十年大闡宗風，後來此土化所難化、度所難度，今日化緣畢備，更須知老和尚生未生、死未死、來未來、去未去，正恁麼時如何？」以杖卓一卓，曰：「起。」

舉火。「遍處參尋，始得頂[寧*頁]具眼；多年操道，纔能肘下懸符。幾據大剎，數返皇都，正宜利生接物，豈期掉臂抽身？今日幸有得力兒孫，請予為你祖餞雲程。且道餞程一句作麼生？」以火炬打〇，曰：「一道紅光纔舉處，當空寶月鎮長明。」

贊像。「咄！ 這行藏，有甚好，人天將汝為師表。胸中佛法沒絲毫，臨濟正宗滅卻了。滅卻了，一輪皓月千門曉。」

為正園關夫人起棺。「生成道骨信前緣，好善樂施天命年。今日西歸撒手去，蓮臺寶座尚巍然。」

舉火。「偶寄閻浮半百秋，臨行俞道兩同儔。相辭眷屬一盃酒，始信去來得自由。如何是自由一句？」以火炬打〇，曰：「烈焰光中開正眼，蓮花國裏任悠游。」

為佛寶屈孺人舉火。「七十一年如閃電，臨行何會掛條線。喻將谷響萬千斤，換得空花七八片。快收拾，莫留戀，音中好聽吾言餞。翻身跳出苦娑婆，去見彌陀金色面。」

為楊居士起棺。「此番自怪西來急，恰值楊公回首日，漸源曾問死與生，道吾回言道不的。道不的，無倫匹，老漢今朝重指出。」以杖指棺曰：「寄跡閻浮稀有年，而今頓斷世情緣，翻身跳出娑婆影，去到西方坐寶蓮。」

舉火。「此方緣盡莫徘徊，烈燄光中好自裁，直去不勞他接引，各人坐下有蓮臺。」

為赤翁和尚下火。「染衣為弟兄，付法論叔祖。今日來燒伊，謾道吾莽鹵。」攛火炬曰：「分明佛法沒人情，烈燄光中超萬古。」

為屈海會居士舉火。「娑婆勞苦休貪戀，極樂安閑歸去來，火燄為君重說法，不須回首更徘徊。屈海會若能直下會得，始識生因死而生、死因生而死，二俱坐斷，無彼無此。既無彼此……」，攛下火炬，曰：「這個讐？」

與正照起棺。「幻寄閻浮望順年，釋儒道教久鑽研。今朝就路還家去，安樂池中坐寶蓮。果能恁麼去麼？」喝一喝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舉火。「正照正照，諦聽吾教。頓斷牽纏，頂[寧*頁]直透。娑婆多苦，極樂最妙。去托蓮胎，彌陀欣笑。」以火炬打〇相，曰：「更向火裏現全身，逼塞虛空絕至要。」

為顧孺人舉火。「出也空，沒也空，空到真空空不空。」攛下火炬，曰：「若能識得真空去，巍巍獨坐大雄峰。」

為裴氏女舉火。「前身斯女是靈照，暫往人間走一遭。見世俱貪名利索，故將繩繫教人瞧。椿萱五內痛難忍，請我指伊路一條。稱此火光逼直去，西方接引好逍遙。」

為佟正溥孺人舉火。「住世五十一，今朝緣事畢，翻身透碧空，處處無蹤跡。」以火炬打〇，曰：「既無蹤跡，者個讐？遍界縱橫無去住，隨方運用任游戲。」

為夏正果孺人舉火。「出沒似浮漚，聖凡如夢幻，漚幻總非真，一切俱莫戀。夏善人，好自薦，火裏翻身看是誰，彌陀百億毫端現。」

為王太夫人起棺。「誥封恭人，抖擻精神，盡情收拾，勿染纖塵。超苦海，越迷津，識取無生本不生。山野與汝來指路，大千沙界任縱橫。」

舉火。「娑婆應世從心年，忽地抽身卸萬緣。自性彌陀親證得，任生佛國任生天。」以火炬打圓相曰：「畢竟生天生佛國。一把紅光纔舉處，聖胎早已結青蓮。」

為松林居士舉火。「松林松林，急著眼聽，娑婆六十二，今日萬緣停。莫擬議，好惺惺，真空在處顯威靈。」攛下火炬，曰：「布袋與君焚卻去，浩歌一曲似忘形。」

為明心舉火。「明心明心，聽吾重徵。八年為我，勞碌精神。屬望百年贊助，柰何壽不由人。今既吉祥而化，自是越格超群。」攛下火炬，曰：「助汝無情一炬火，永證金剛不壞身。」
為善禎禪人舉火。「有變遷兮無生死，無變遷兮有死生，要知生死端的意。」攛下火炬，曰：「烈焰亙天只這是。」
為曉廷居士舉火。「四十餘年如電行，來時何似去時清？要知端的去來意，烈焰場中善自明。」遂攛下火炬。
為無疑上人舉火。「颯颯秋風遶故園，飄飄落葉便歸根，既然撒手西方去，九品蓮花返本源。疑上座，聽吾言，這段風光已具足，大千何處不稱尊？」
為文部大喇嘛舉火。「如來昔日偃臥示寂，文部今朝端坐告終。名馳西域、德播關東，諸方景慕，班吉雲從，朝官敬仰，世祖興崇。本望萬里前程，豈期一場幻夢。今既抽身長往去，透過金圈栗棘蓬。」以火炬擊爝曰：「大喇嘛，急磨礱，真空在處露威雄。」攛下火炬曰：「萬里神光連頂沒，大千杲杲一輪紅。」
為真修上人舉火。「涅槃不動沒生死，寒暑更遷行殺活，直下兩頭齊坐斷，天長地久乾坤闊。惟我真公上人，薙髮于徽宗律主，得戒於正宇禪師，生平截鐵斬釘，操履提持向上，面有十分春風，胸無一毫伎倆，三韓重其為人，四眾方來欣向。今朝撩起便行，可作時人榜樣。」攛下火炬曰：「吾今助汝一星火，直透威音現真相。」
為戶部正堂妙供夫人舉火。「出也全機見，沒也全機見，坐斷兩重關，獨露本來面。伏惟妙供夫人親見盤山信道無倦，德性如玉如金，道念自鎔自煆，正好養乎其真、樂乎其善，豈期百年頃刻世緣更變，忽然撒手西歸，畢竟難逾大限。今日孝子虔誠，請為夫人祖餞，更有末後句，重為通一線。」以火炬打〇相擲下，曰：「烈燄光中綻白蓮，無邊剎海都開遍。」
為印真左善世起棺。「暖日薰風四月天，百花開發滿林園。印公玩景貪遊賞，惹得行人都淚漣。恭惟印真老善世，禪淨一如，福慧具足。神機如徹電，智辯似淵源。提佛祖之紀綱，條條有例；立叢林之規範，事事森然。名傳海外，德播中原。今日化緣畢備，可謂耀後光前。且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途中受用從來具，此去如登到岸船。」
舉火。「當陽直指莫擬議，迴脫根塵始瞥地，無欠無餘絕正偏，亙今亙古沒移易。老掌教，能事畢，臨岐一句重相為，勝熱門中信步登，毘盧頂上恣遊戲。」

法語

示恒修禪人

立志辦道，切宜堅猛。自凡夫直入聖域，豈小緣哉？必要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辨聰，彼我是非，一時盡底脫去，直下如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然後向枯木死灰裏豁然契證，始信釋迦以無法而得授記，盧老以無物乃付衣缽。所以曰：以無所得心，修無所得行，行雖與人同，而常與人異。到此切不可造次為人，但只韜光晦跡，守本分、忘人世，待霜露果熟，龍天推出，應緣順時，開拓人天，立一機、垂一句，普使有情無情並仰威光，同受庥蔭。若無因緣，只恁度時，不欲人知，作個絕學無為真道人可也。

示禪宗上人

實要了明此個大事非艸艸可得，先要具一片金石心肝、一雙雪白眼睛，把向來所聞所見底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擲向他方世界，休存一絲毫許，打疊得乾乾淨淨，單提已躬下大事，猛著精彩，暮究朝參，心心無間，參來參去，參到佛祖說不去處、行不到處，撲倒起來，鼓掌呵呵，元來是這個道理，方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始不負爾出家一番也。若是依依稀稀，今日三、明日四，只是妄想堆裏做來做去，疲勞厭倦，自生退息，反歸咎於禪不靈，出得門去，無所不為，謾道薙髮了脫生死，更欠黑面老子飯錢在。珍重，珍重。

示慧廣禪人

唯此法門至簡至近，不勞多聞，只要實悟。如六祖大師賣薪，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便了當，豈不是至簡至近哉？後到黃梅，和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是個漢，於此省去，略較些子，更要將心待悟，何時而達？又不聞韶國師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這裏還有甚佛祖可成、禪道可參？然斯事本無奇特，只要人信得及，刻期取證，不是說了便休。想你我遇斯大難，萬里流來，得全軀命。今得為僧，必要拼死做一番，莫學時人記幾句口頭語，以當了事。明眼人覷見，未免吐罵。上座必欲作脫體衲僧，當如我語，切莫放逸，自有推門落臼之時。若能腳跟點地，不妨來噇山僧手裏白棒；若是虛誕浮華，只圖眼前熱鬧，有鬼神兮妒君福，有陰陽兮促君壽。勉旃！　勉旃！

示虛白行者

汝佐山僧築靜室、建茶房，費盡辛苦，吾非不知本意，留爾同居，與爾斷除宿習，說破末後句子，柰爾魔事紛紜，不得已而卻汝，自此日遠一日矣。汝豈不聞先哲行履如慈明，更衣入戎馬隊中，去參汾陽、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皆為道德，不顧危亡，始得萬古為人天師範？豈是今人輕人我慢，入門不為道德，反要師家以人情回顧？稍有回顧不到，便生許多是非，說長說短，只窺探他人行徑，不顧自己生死，各執管見，不信棒喝為人，或執幾句之乎也者講論為長、或執寫經持念為長、或執禮拜磨筋苦骨為長、或執一句死話頭將心待悟為長？諸如此類，自塞悟門，流入邪見，不是出家了脫生死，原為設法討喫而已。豈知信施粒米出自血汗，不明心地，如何消得？一息不來，定是酬他去也。袈裟下失人身，豈不痛哉？汝既決意出家，吾今不得不與汝道破，惟恐走錯路途，難以相救。倘能一念知非，但向無佛無眾生處努力窮究，日久歲深，自然田地穩密，始不負與爾薙髮一番也。珍重!　珍重!

復淨空上座

陽城一別，倏忽三載，上座想有大進益處，參學人必借此世磨勵，不可因循彷彿，趨色力強健，討明落腳處，不枉出世閻浮走一遭。然此個事，非造次顢頇所能為也，必要具一片金石心肝，棒打不回、千磨不退，如雲門折足、夾山落水，古人勵志苦行，載在方策者，不勝屈指，必如此行履，方有少分相應。豈似近時人，入得門來，自高自大，不究自己本分，只探他人行徑，不信教外單傳，只學之乎者也，記得兩句白話，就去誑他聾俗，我自破老人處來的，我是忞山翁處來的，便稱知識，以圖口體。悲夫!　若不明心達本，信施粒米難消，一息不來，定是披毛戴角酬他去，豈不痛哉？吾不當造此口業，但思昔在蓉城，曾有針芥機緣，豈得不直心相為？想上座聰慧明達，博古窮今，自是發憤超群。雖然如是，更須拼身捨命向前始得，切忌尋章弄句，論古論今，終是杓卜　聽虛聲耳。復示一偈：

棄本逐末事可吁，只緣病目見差殊。豁然除卻眼中瞖，始覺從前是自污。

寄林眉上人

山僧為汝處，是汝不知。若是知之，不是這個行履。畏刀避劍，非是漢子。若是個漢，必要就嚴師益友互相砥礪，譬如美玉無瑕，須假良工琢磨，方得成器。不然，終成廢物，有何用處？不見仲尼道：「仁者先難而後獲。」伯陽曰：「多易必多難。」從上聖人無不教人從難處做起，果負真誠，自然忘其難而致其易。若圖其易而捨其難，未見有生成彌勒、自然釋迦，所以安心斷臂、踏碓繫樁、雪峰飯頭、溈山典座，只要了明己事，不憚勤勞，出來個個為人天師。世間那有吃現成飯、睡現成床，橫草不拏、豎草不拈，而便求得佛法、了得生死？山僧近日不愛與人打葛藤，柰爾隨山僧在初，不忍負爾，舉則公案問汝荅得，許汝在彼把茆蓋頭荅不得，急須買草鞋行到水雲庵與汝道破。薙髮修行貴圖見性，即今性在甚處？見得性要了生死，生死到來作麼生了？了得生死要知去處，眼光落地向甚麼處去？速道！　速道！　然而到這裏道得也出不得，這裏道不得也出不得，這裏道得道不得總出不得，這裏畢竟作麼生道？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五上

侍　　者正達記錄

嗣法門人正如編輯

偈

輓了宗和尚十首(附臨終語)

四月十五日，了宗和尚到寺見予，把手曰：「汝若請我，棄老命還汝。」故臨終有是語曰：「來時曾說，端的應口，真獅子兒，隨處哮吼。」又「見我許下，彼時不信，今日果然，頭正尾正。」

樹頭忽爾聽鸝鳴，日破浮雲世界清，休向顏淵問顏路，從來人子諱爺名。

俱胝提刀勘侍者，鹽官索扇驗沙彌，師今問汝生前事，教我如何說向伊。

三度問來三度打，一番呼喚一番應，如何更問娘生面，茶飯阿誰去奉承。

離心意識聖凡緣，洞達無依觸處玄，拈起纖毫無不是，何分生後與生前。

晝夜慇懃卻是誰，那堪更著痛針錐，太平治業元無相，雨順風調物物宜。

本色風流是事周，何勞特地問生由，縱然箭筈鋒鋩迅，也落機關第二籌。

人人有個娘生面，覿體分明何不薦？惹得老翁布葛藤，漫勞千古為方便。

未生前底事崎嶇，若個男兒解到之，未到拚身宜急到，莫貪途樂操虛脾。

未生前事有何疑，問著人人攢著眉，屋遠途長天黑了，師徒拖了一身泥。

問得分明頌得親，而今宜假不宜真，等閑拋出磚頭去，也當黃金謝主人。

十可行偈

晏坐

尋常兀坐不思量，銕脊撐撐鑄就剛，七破蒲團纔好矣，清風明月話頭長。

入室

威風八面有誰當？佛祖聞驚膽喪亡，任你銅頭鐵額漢，到來無不盡歸降。

出坡

三陣梆催個個忙，搬柴運水好商量，艸鞋繩斷擔頭脫，把住虛空較短長。

粥飯

粒粒盡從香積來，禪流咬著莫疑猜，精勤參透廬陵意，不二維摩笑眼開。

洗衣

百衲飄飄如柳絮，千針結結似星垂，莫嫌破碎難湔浣，病骨多年幸得披。

掃地

掃盡從前舊滓渣，笑看帚上放曇花，而今和柄俱無用，拋出當陽驗正斜。

經行

飯後經行七佛儀，金磚布地許闍黎，等閒踏遍閻浮界，正眼看來腳未移。

念經

嗟嘆此經人不曉，多因紙上徒紛紛，入息不居出不染，賓盧尊者始超群。

拜佛

金身莊在寶華樓，緇素時參便磕頭，自拜不知還自起，看他著甚死來由。

道話

主賓和合道相同，頓脫身心內外空，覿面言談親會得，大千沙界悉圓融。

示念經僧

五千餘軸止兒啼，念到驢年枉自疲，句外豁然明了去，隨機到處度群迷。

示禪人

三十餘年忽過了，五千里路訪吾儕，稽首和南相見底，問渠端的是誰來。

林碩

林若若還參得禪，老僧何用豎空拳？腳跟下事未相委，一座須彌在眼前。

林若

遍地黃花滿眼秋，登高賓主話綢繆，林聞若解這些子，一喝千江水倒流。

林聞

明空底事近如何？鬱鬱黃花三度過，生死關頭打未破，枉聞般若演摩訶。

明空

萬境萬緣都放下，單提向上祖師機，懸崖峭壁翻身轉，秀宇何常不佛齊。

秀宇

禪堂闃寂甚，個事何人闚，不識安心旨，遍智莫無疑。

遍智

休將文字當逃禪，須識壺中別有天，老衲剖心相為汝，莫教林體負殘年。

林體

老僧善惡莫思量，冷則圍爐熱取涼，只有這些痛快處，行人識得豈尋常。

老僧

般若往還七八秋，艸鞋債要老僧酬，而今且應他期去，踏破回來好聚頭。

林粲

勤勞執役過三年，脫盡皮膚頂骨穿，再向南方遊歷遍，歸來要爾繼燈傳。

林璧

哭楊公

計得舊年分袂時，牽裳問我訂歸期，今來君又歸西去，教我如何不淚垂。

題自像

舉世難看這老衲，胸中佛法沒些些，自把虛空拶出髓，惡名流落遍天衢。

示徒求戒

眾生心佛不別，煩惱菩提無差，只因迷悟隔天涯，凡情聖見堪嗟。夢中重重做夢，沙裏深深算沙，爭如直下了無遮，現成一著何奢。

示眾雜言

空門得入賴前緣，志念要堅，行力要堅。忘餐廢寢苦鑽研，頓斷牽纏，憤勇當前。水窮山盡見根源，識得單傳，拈美三玄。隨緣觸處自方圓，住也樂然，去也樂然。功成坐斷聖凡津，迥出法身，認得本人。拈來物物自相親，不分比鄰，不分主賓。逢場作戲任天真，宗也敷陳，教也敷陳。橫行沙界不染塵，覓個知音，了卻前因。塵亡暫悠游，嘆浮生似蹴毬。勞勞碌碌苦貪求，若個

肯休，那個肯丟。蜃樓海市焉能久，謾懷憂，不明箇事，來去最堪愁。
一派灣澴四面山，俄移囊缽掛其間。唇嘴都盧絕，躋攀孰並肩，清風明月伴我閑。孤光迥迥照人寒，惟有飛雲去又還。阿誰識得這清安，水潺潺，樹鳥深林把佛參。
至理平常，離相忘名，拚卻身心做一場。虛空打破，透出圓光。超脫苦海，樂無窮，妙難量。
萬事無常，阿誰痛傷，知音何不早迴光。牙關咬定，豎起脊梁。把住虛空，稱斤兩，較短長。
個事堂堂，莫論短長，是與非何必較量。一念頓斷，萬慮皆忘。身雖處世，意清淨，心清涼。
心了無事，逍遙城市，順世隨緣聊相寄。雖處世間，行超十地。應如是作，如是用，如是為。
這些些子，聖凡皆同，行人透出妙無窮。不拘廛市，豈論山中。任自逍遙，自快樂，自圓通。
費盡辛艱，透脫塵寰，佛不為將何去參。真空物我，無礙清閒。有甚賓主？甚五位？甚三關？
道無難易，只要憤志，庭前柏樹用繩鋸。繩木忽斷，觸翻大地。看是何境？是何機？是何意？

示眾四首

大德胡為到此方，毫無佛法可商量，再三覓我安心旨，好肉何須剜作瘡。
雲水相逢般若堂，柰何愚拙絕商量，若將伎倆抵生死，屈殺老胡遠渡江。
一燈續焰百燈明，豈是之乎者也行？利刃吹毛握在手，揮時遍界絕埃塵。
慚愧虛名處處揚，從來不識古文章，一條白棒傳心印，任爾時流道短長。

示禪人二十七首

廿載相從窮此事，一時豁達悟真空，頂[寧*頁]觸瞎摩醯眼，普照乾坤萬國中。

普照

涉遍江南數十年，今來塞外話枯禪，言前若解翻身去，一切時中恒定然。

定然

三番到此已三年，放下身心著意研，明悟腳跟親點地，始知鼻孔自撩天。

明悟

鼻祖階梯進步行，頭陀密意不囊藏，自家桶底一番脫，始信西來道德長。

德長

眉毛剔起究真空，鐵壁銀山徹底通，不是心兮不是佛，更將何物喚徽宗？

徽宗

曾向千山把鼻穿，重來般若學耕田，四蹄頭角成軒過，更要精勤顧尾顛。

成軒

行要實行心要虛，經行坐臥處尋渠，忽然撥轉閑關捩，活潑靈通始惠如。

惠如

內調海眾費慇懃，外助山僧又盡心，鐵石肝腸恁麼去，到頭始不負雙林。

雙林

謝汝遠來行苦行，亂捶一頓當人情，慧明冷處重知痛，卻罵山僧手太輕。

慧明

既來者裏要心真，心若真時道易親，除卻道心能著眼，慈光迴出見全身。

慈光

百日慇懃般若堂，工夫到處始馨香，多生道業目前現，積劫塵勞當下忘。

金道人

百味調和手段強，飽他雲水滿寮房，身心為眾何相似，清雨汪汪灑大荒。

清雨

頓除妄念泯真念，識得左之與右之，賢聖位中留不住，世間何處可安伊。

左之

徹義還須善自調，變生成熟勿辭勞，叮嚀無甚閒家具，剔起眉毛下一刀。

徹義

超參志氣破重圍，散亂昏沉淨盡揮，萬里青天無點翳，一輪紅日自融暉。

融暉

枯木龍吟仔細聽，骷髏眼裏有瞳人，他時迸出瞳人眼，萬象森羅一度新。

枯木

志念如山屹不搖，四威儀處死心調，一聲囚地開雙眼，生死輪迴當下消。

不搖

主藏靈文誰個看？到來無不為輕安，沉淪本體出非易，失卻袈裟復更難。

海藏

刀耕火種為林行，暮究朝參扣己躬，直下若能領略去，縱橫處處自融通。

林行

萬境萬機消息盡，一知一見杳無存，明明此道無人識，負了少林格外論。

林格

十年服役最方圓，鼻孔昂藏貫徹天，他日禪林嗣法去，始終到處有因緣。

林嗣

妙年進步急提撕，執侍巾瓶絕見知，生死關頭研不破，灼然辜負古林眉。

林眉

攀緣起倒不相離，林厚何曾明得伊？年老為僧少及第，兩門俱是操虛脾。

林厚

論是論非何日了，圖閒圖靜幾時休，百年瞬息成虛度，林目睜睜何處求。

林目

過去奚須臨後想，未來何必預先愁，現前些子不能了，可惜住山林念頭。

林念

一入叢林恒用心，恒心萬境自平沉，諸根脫卻塵緣盡，纔識祖師的意深。

林恒

鬧市山林本現成，何須矯強費追尋？通身脫落皮膚盡，一點圓明曜古今。

林本

念佛偈五首

彌陀一句最分明，日用尋常總現成，只要自家看得破，紅塵堆裏任縱橫。
彌陀一句日新新，截斷萬緣一念真，驀地頓忘斯一念，毘盧頂上現全身。
一句彌陀密密綿，聲聲字字意昭然，等閑薦得聲前意，笑殺諸方五味禪。
一句彌陀在目前，祇緣情妄隔三千，若能頓斷根塵去，觸處逢渠得自然。
念佛應須心念真，念真萬境自平沉，好看念盡真忘處，一點圓明照古今。

示建庵

袈裟之下莫狐行，磚鏡勤磨日月明，照見本來真面目，始知不枉費工程。

即事別眾

滇黔聚首至芙蓉，平地無端鼓黑風，莫謂臨岐無一語，普賢元不住峨峰。

送餐霞居士

為官須要行慈忍，出處常懷濟物心，不負當年付囑事，大家出手拯沉淪。

示僧看經

四十九年無一字，分明直截為君宣，柰何不覓根頭意，只去枝邊把葉拈。

示了塵居士

學道先須一念真，念真何患道難成，萬緣泯處常光現，歷歷分明是了塵。

因僧數數歸家示偈

出家未透死生關，何得歸家便不還，倏忽報緣顛倒轉，那時空悔自癡頑。

示大方

一法不存猶未玅，萬機休歇一非真，更須拶碎娘生面，始識大方獨步人。

示明心

將心除妄妄難遣，著意明心心轉深，這裏若能領會去，死生凡聖盡平沉。

示正體

正體堂堂無背向，切須堅猛力行持，懸崖萬仞翻身轉，始是金毛獅子兒。

示德林

來學道要堅心，百煉紅鑪不變金，一念之中輕放逸，德林翻作棘荊林。

示修造僧

剪荊伐木建雲堂，風送招提滿院香，直下不能休歇去，更於何處費思量。

示一僧貪睡

久參尚自引針錐，初學貪眠非所宜，不是吾今妄責汝，釋迦曾咄蚌螺蜬。

示本源

捨妄歸真扣己參，何勞涉水與登山，饒君踏遍閻浮境，未達本源總是閑。

與辯才

萬事隨宜莫強攀，休論城市與山間，但除自己胸中病，勿向他人紙上鑽。道性醇和餘習盡，覺心圓淨露真顏，苟非動轉昭然見，端的難逃生死關。

示無生居士

一念無生是事灰，不勞窮究自心開，腳尖踢出西來意，物物頭頭自偶諧。

送實常居士

偶來此地遇知音，外護山僧意轉深，試看長松不凋落，與君同保歲寒心。

送常居士

雲水形骸萬里人，蕭然瓢衲乍相親，六根可向無生破，一笑能諧不染因。當世宰官成佛種，現前宦海出迷津，公家伯仲機緣好，共賞寒山雪裏春。

因士舉瑞巖主人以偈示之

目前識破本來空，豈用頻頻喚主翁，我若念他他念我，不如撒手自西東。

即事荅友

道人隨處任悠游，何必將來繫念頭，縱遇黑風翻鼓浪，幾曾沒卻釣魚舟。

看血書華嚴

數年偃息處茅堂，一卷華嚴一炷香，縱有嘉賓來見訪，更無心緒與商量。

送慈林

一回微處一回新，秖要閣黎識本人，有日腳跟親點地，始知吾道出常情。

送別駕季公

學佛為官是事諧，休將迷悟掛心懷，但能學佛行慈忍，處處蓮花火裏開。
選官選佛夢中夢，應馬應牛迷外迷，觸碎虛空無向背，隨緣處處樂便宜。

示全安

恁麼到底恁麼去，放下從頭放下參，更問箇中端的意，圓明覺性始全安。

示建庵

入此門來扣此禪，經行坐臥痛加鞭，等閒踏破波心月，萬仞峰頭去建庵。

送能仁老宿

幻軀已過古稀年，自遠來參般若禪，踏破能仁舊面孔，始知生死不相關。

示無憂

天命之年正好休，知非知止自無憂，四威儀處恒提起，薦取透關第一籌。

示洪居士

不須斷髮著袈裟，箇事從來本不差，只要諸根脫落盡，一微塵裏綻心花。

示步步

至誠一念莫他馳，時刻精專仔細思，直到聖凡情盡處，始知步步不離伊。

示正授

自幼多年侍座傍，執勞負役把身忘，好看低首和南句，是處無非正授方。

示正融

奔南逐北走西東，踏破鐵鞋始正融，到此宜須高著眼，莫教錯認主人翁。

示正讓

斯門既入莫張乖，撥火添香善自裁，撞著曩時正讓面，不虛棄道就僧來。

示正立

參禪一著最捷徑，腳跟須當正立定，踏破娘生鼻孔時，頭頭物物總相應。

示正續

侍師心念莫支離，出入分明絕是非，等閒薦得西來意，正續綿綿度苦迷。

示正巡

娘生面目甚分明，何用區區覓正巡，秋至梧桐應見落，春來杜宇遍聞聲。

示正隨

起在人前睡在遲，正隨函丈勿相違，驀然踏著關捩子，揭地掀天播有違。

示正守

粒米施來重若山，未明道食怎生安？不能當下了生死，正守心城也是閒。

示正節

為僧須把塵緣絕，暮請朝參叩正節，他日腳跟親點地，始知吾道非常測。

示正傳

半路抽身不著便，到頭一著費鑽研，若能這裏全知曉，更讓阿誰續正傳。

寄圓融

別來已三載，底事竟若何？幾番寒與暖，花開見也麼。

參禪偈

參禪參直指，始得明自己，瞥爾緣慮生，紛然是非起；密護在真誠，精操惟至理，撥轉上頭關，孤高誰匹爾？參禪宜直截，擬議成途轍，提起沒底籃，盛卻南山鱉；一法印萬象，三藏絕言說，汝若不相應，我屈向誰雪？參禪這一著，非是尋常作，拾起龜毛繩，緊把虛空縛；踢開雪峰毬，拈過普化鐸，這回纔分明，兩眼見寥廓。參禪事非常，切勿亂思量，求佛被佛瞞，求法被法障；過去不可追，未來休指望，現前一著子，擬議不了當。參禪休爭勝，只要明自性，真機元平等，至理無欠剩；目下不承當，轉身何處證？一踏連底空，塵塵總相應。參禪宜急速，切記勿輕忽，休將聖量心，沉埋塵勞窟；北秀勤拂拭，南能無一物，這裏如未曉，屈殺天真佛。參禪要鐵漢，不受塵物絆，截斷聖凡情，超過彼此岸；縱橫任自由，屹與佛祖伴，隨處利群生，出語如閃電。

參禪勿亂猜，必要心死灰，但教忘能所，自然絕張乖；腳跟穩立定，只待頂[寧*頁]開，得翻真受用，方顯俊良才。參禪要英傑，不被境緣攝，晝夜勤精進，動靜加猛烈；鏟去有無念，掃除是非穴，驀然得迸破，始是大休歇。參禪要老辣，切忌弄狡猾，必要拼身命，如登陣撕殺；妖魔並狐兔，一時盡勦拔，大地狼煙絕，無處不通達。參禪休綣戀，光陰急如電，趨此色力強，真實下履踐；拈卻秘魔叉，奪取石鞏箭，任他佛祖來，都盧做一串。參禪須實參，不是圖偷安，我山連根倒，慾海盡底乾；須臾勿放縱，動靜著眼看，必要親見地，莫教受他謾。參禪要絕囂，切忌被塵撓，塵境纔萌動，識情熾然燒；貪痴暫時長，道念頃刻消，可憐此等輩，袈裟換羽毛。參禪勿匆匆，工夫要得中，緊則成執著，緩便轉疏慵；緊緩兩相稱，猶未盡圓融，一齊都放下，出門路路通。參禪須絕愛，精勤莫懈怠，耕破八識田，漏乾七情海；千魔與萬難，金石心無改，只待骷髏穿，風光何時買。參禪不下工，正眼作麼通，堪憐學步者，踹他舊腳蹤；守株那得兔，張網豈兜風，弄到頭顱白，依然睡夢中。參禪莫打誑，必要大志量，休說人是非，但除自業障；戰退魔軍陣，掃盡煙塵瘴，縱橫當宇宙，佛祖難近傍。參禪要孤硬，孤硬識邪正，千百億法門，一時都除竟；單提向上宗，忘卻己身命，驀地通消息，極目真如性。參禪莫亂解，先要絕情愛，一念不干懷，萬境自空壞；豎起鐵脊梁，休惜臭皮袋，迸破面門時，始得大自在。參禪要志節，始得發憤切，舉足碎魔宮，赤身遊虎穴；縛住走盤珠，截斷虛空舌，直下悟無生，超出塵沙劫。參禪要自勉，切忌隨他轉，莫論有與無，管甚深與淺；一點靈虛現，萬事任舒卷，功夫到此時，宜當高著眼。參禪休卜 度，理事要盡卻，鏟去聖凡心，頓除名相縛；寸懷虛豁豁，一念空索索，少存分別心，依然成大錯。參禪休弄假，正念宜緊把，內外盡除掃，身心全放下；勿認奴作郎，休指鹿為馬，定要見分明，莫畏棒頭打。參禪莫莽鹵，何必論今古，打破趙州關，搖動巖頭櫓；一直透長安，那怕境內阻，果能恁麼去，超佛併越祖。參禪最簡直，惟貴信得及，一道無向背，千門絕階級；滿眼菩薩光，通身如來力，好個解脫門，深嗟無人入。參禪要自責，日用發憤，三毒盡蠲除，六塵豈能惑？揣模窮至理，必以悟為則，頂[寧*頁]具隻眼，認出真彌勒。參禪宜憤志，超越真俗諦，放下眾緣心，挽回第一義；爍開波旬膽，洞見能仁智，如此了了知，利他還自利。參禪不堅固，未免走錯步，撞入荊棘林，便曰菩提路；可憐恁麼人，全不知恐怖，奔波度一生，到頭無所措。參禪沒巧拙，只貴心無惑，曾不問閒忙，豈暇論語默；當下絕狐疑，始識真奇特，拈起一莖艸，現萬億佛國。

參禪無言說，渠宜自憤策，亦非毒攻毒，不是楔出楔；吸盡滄溟水，踏碎澄潭月，一喝分賓主，可稱英靈傑。參禪無言說，只要工夫切，頓斷無繩索，掀翻繫驢橛；縱橫任自由，妙用非他決，獅子吼一聲，野狐頭腦裂。參禪不下力，學道有何益，饒汝說千般，爭如行一尺；胸中鬧攘攘，腳底黑膝膝，老病驀臨頭，可憐誰痛惜。參禪真妙訣，能斷生死業，指石石點頭，棒空空流血；滄溟口吸乾，大地毛吞攝，火焰轉法輪，聖賢俱聽說。參禪非等閑，一念固如山，擬向遭他惑，將離成自瞞；葛藤千七百，徹底盡掀翻，桶箍脫落了，三界沒關欄。參禪勿浪走，牢把意城守，來去本無塵，何勞強抖擻；但能知邪正，不復分妍醜，若是金毛兒，自然解哮吼。參禪絕伎藝，勿被文字蔽，萬論共千經，了然無一字；休將口頭語，當做真實義，必要見得親，堪能成法器。參禪無剩語，切忌莫錯舉，饒爾說多般，怎如悟少許；當真悟道人，直截相為汝，驀地自肯時，堪為般若侶。參禪不增進，空與般若近，嘴上甜似蜜，胸中利如刃；貢高我慢心，肯聽誰教訓，任你到驢年，也無般若分。參禪偈已竟，說破參禪病，要識般若心，盡除驕矜性；誠重勞便輕，師友時親敬，只待自點頭，方續佛慧命。參禪偈四十，珍重同門客，文字尚無有，何須論平亥；祖師道不會，諸佛言無得，你若不相信，我拳劈面摑。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五終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六下

侍　　者正永記錄

嗣法門人正巡編輯

偈

除夕

殘年節令茲宵盡，新歲春光向曉來，燈火通明瑤殿起，旃檀滿爇瑞煙開。乍聞火炮驅魔疫，又聽更籌起禁臺，大地勝觀惟普濟，眾僧和合共舒懷。

雪中示眾

紛紛雨雪沒生涯，跛鱉無端美海沙，未舉毫前先會得，一微塵裏綻心花。
萌芽枯木噴瓊花，還借東風力一些，天地乾坤新萬象，天成景致最堪誇。
半日淋漓半日晴，世情變態豈能評，己躬下事未相委，一吸不來那裏生。
呼吸死生誰不知，如何開眼恣愚痴，話頭一句未分曉，要出輪迴待幾時。
動念那知生死胎，得開懷處且開懷，靈臺幸是無遮蓋，何事行人返自埋。
出家須要志沖天，心念如同鐵石堅，撥轉上頭關捩子，大千沙界一毫端。
浮生倏忽六旬多，一事無成柰若何，衣缽堪憐將墜地，曹溪正脈孰擔荷。
愛憎交纏何日了，死生相續幾時休，古今多少英靈客，盡作閻浮一土丘。
為僧切忌莫偷閑，拚卻身心透祖關，囚地一聲空粉碎，森羅萬象露容顏。
主賓無事坐團圞，抖擻枯腸拾舊篇，笑殺滿堂雲水客，鼻頭輸與凍儂穿。

弔越公宿影堂

塞外探玄者，輪君第一人，身歸越寶所，眼出透金塵。遇剩傳心印，逢嗇轉法輪，真同松柏操，雪後自青青。

因僧疑十念口占示之

世人念佛莫遲疑，金臂遙伸時接伊，千百十聲招引去，柰何錯把自心欺。

偶感示眾

嗟嘆韶光劈箭急，到來忽過冬初一；己躬下事貴融通，千聖頂[寧*頁]宜委悉。撇卻萬緣冷似冰，單提一念明如日；繫樁踏碓為何事？立雪齊腰因甚底？拶到心空及第時，西江一口不留滴；分身遍惜苦娑婆，五濁波中把釣擲。閒向毘盧頂上行，悶登彌勒樓中戲；參禪未得到如斯，負了當初投佛地。三十夜來始覺忙，精神恍惚無巴鼻；閻羅老子沒慈顏，換面改頭誰痛惜？泣淚坡前當等閑，托生園內豈兒視？諸公努力憤精懃，莫把光陰來虛棄。

示徒

為僧莫愛閑，精進休縱頑，晨鐘暮鼓念隨班。熱莫辭難，寒莫辭艱，見聞知覺盡除刪。祖師開盡情扣徹，始不愧人間。

示雲臺上人

雲臺爭似釣臺高，釣臺未及法臺腰，三臺掀卻無蹤跡，纔能平步去通霄。

同寧一心印二大士除夕偶作

烏兔循環曉夜催，時人猶自笑粧獃，都云今歲今宵盡，更喜明年明日來。
他事多端爭理論，己躬一點不思裁，知音相聚誠難得，千古奇逢真快哉。

前山臺大悲寺回祿廿年，弟子輩欲恢復而力不及，後有章京王公請山僧重新賦以紀勝

此地荒殘已有年，而今幸得繼前賢，撥開塵霧神駒起，掃盡煙氛師子旋。花雨紛紛籠翠柏，景雲片片結青蓮，王公建此非無意，曾受靈山囑在先。
前山突兀遶高岡，先哲從斯建法幢，一道清泉疑錫卓，四圍古樹覺神將。盡從慈化龍頭座，若慕真風虎侍傍，愧我生平無所事，何緣也到此行藏？

示眾十首

逐色隨聲晝夜忙，幾曾回首暫思量，可憐多少英雄漢，睜眼明明跳沸湯。
百歲光陰一剎那，修行趁早莫蹉跎，今生若不明斯道，換卻皮毛又若何。
人生塵世事千般，擾得身心顛倒顛，不做一回親斬斷，翻來覆去受他牽。
善念衰微惡念多，眼光落地苦如何？入湯鱗甲憑誰做？負重泥牛帶淚拖。
談玄特地有來由，問著依然沒話酬，心口相違瞞自己，業河漂蕩幾時休。
深嗟世務冗如麻，般若門頭路轉賒，多少水邊林下客，不知幾個得歸家。
明知是幻復他求，勸爾從今放下休，識得其中消息子，生來死去有何憂。
一句彌陀做話頭，單提不用別參求，工夫徹透疑團破，鐵佛通身也汗流。
二六時中緊用工，或行或坐莫教鬆，忽然踏碎毘盧頂，格外全提掌握中。
咬定牙關勿放鬆，路頭窮處更加工，驀然識得娘生面，全體悠游處處通。

雙峰雜詠四首

隨處結庵養病身，別無一物待嘉賓，地爐榾柮高燒起，瓦罐烹茶三兩巡。
自笑山僧野興多，倦時打睡醒時歌，茫茫三萬六千日，爭似雲房一剎那。
雲自高飛水自漣，梅花雪月任爭妍，分明父母生前事，烏用渠儂復更宣。

一缽一囊一榻眠，一池荷葉補衣穿，自慚福德從來薄，懶向人前豎指拳。

遇變途中寄徒

泡幻俄驚半百秋，飄然渾似嶺雲游，昨離承德楊家寺，今寓囊平弔水樓。世道易遷誰覺了，真空難透自知休，來朝又向他山去，何日師徒再聚頭。

二郎洞

孤峰頂上石玲瓏，避暑時來到此中，人說分明同世界，我言別是一家風。

統山獨居

恥將蹤跡落人間，夢幻形骸寄此山，兀坐何須天送供，圖閒懶為客高攀。自慚無德將誰傲，亦任時人罵我頑，惟有白雲知此意，山前飛去又飛還。

思鄉

秋風秋雨灑南窗，天外離人思故鄉，怕聽寒蛩深夜語，看看兩鬢白如霜。

九日

萬里孤身寄艸堂，疏籬種菊晚來香，忘情懶作登高例，茗瀹茱萸興轉長。

塞外送楊公歸奉天

法門凋落古風微，似我楊公近代稀，一片身心同鐵石，仔肩般若復光輝。卻非愚拙心無住，自是金湯福有歸，轉盼十年同一日，芒鞋又別思依依。

送伏庵昆仲

一夏相從瞬息過，已躬下事細研磨，灰心直截窮生死，立志真參忘佛魔。拈卻須彌豈有礙？踏翻滄海了無波，弟兄未到如斯地，切忌如何又若何？

九月早雪

山愁秋老頭先白，水畏冬寒面結冰，獨我也無愁與畏，地爐深鑿煖閒僧。

送陳明英居士

一榻同眠三二秋，臨行無物可相酬，聊將兩句無文偈，送與知音作話頭。

山賊侵擾，僧無住處

寥落宗風值此時，此身何處可安之，雲山有警難容住，城市無名不教棲。

送人坐湯

心本無塵焉用洗，軀因有患始求湯，一陣昏迷蘇轉後，通身汗透便清涼。

坐雪

陽和未透春消息，滿眼顛狂雪亂飛，捉影癡猿蹤易覓，尋羯餓蟻穴難歸。山家富貴瓊花樹，漁父風流鶴氅衣，獨賞安禪孤寂處，恍同趺坐水雲磯。

初至瀋陽寄住徽宗寺

水邊林下已多年，一旦移居到市廛，夜半蒲團人靜後，依然明月滿霜天。
身披破衲一孤僧，歷盡崎嶇萬里程，舉目遍觀無蜀客，可憐肝膽向誰傾。

除夕

此夕應知留不住，明朝春色為誰來？遙聞爆竹臨風響，不見梅花對雪開。

寓瀋陽水雲庵與雪槎陳公同居

乘秋散步白雲堂，直截提持不覆藏，半偈便堪空萬法，一瓢直欲壓諸方。朝朝茗灶雲生棟，夜夜疏櫺月滿床，覿露本來真面目，有誰這裏敢承當？

勸雪槎陳公出世

瞬息韶光度七旬，滿頭白髮暗驚春，雖拈詩句堪怡性，爭悟禪機更適神。滌淨萬緣真灑落，縱酣五欲苦沉淪，勸君早入蓮華社，同作逍遙自在人。

至關東廿載，忽夢澹竹、丈雪二老人

幾欲歸鄉歸未得，長思師友隱深憂，路因遙遠音書絕，人到年高心志休。山畔懶行方禁足，林中暫息又驚秋，自來多少懷人夢，半在湖南半益州。

七旬老僧要遊五臺，一偈詰之

當初常愛歷山川，雞足峨嵋幾到巔，屈指百年纔過半，欲游兩腳不如前。千山咫尺難登陟，一榻橫斜易坐眠，老大未能明此理，長途枉費鐵鞋穿。

適意歌

此事明了無所累，三韓地面聊相寄，隨緣到處便為家，不避譏嫌唯適意。秫飯半瓢克我腸，於諸苦樂何求忮，全無佛法可參論，永晝和衣惟打睡。饒你旃檀講席尊，爭如野老閒嬉戲，追風良駟不同群，靈翮仙禽詎受繫。動止安詳時悠悠，蹁躚緩步入城市，花街柳巷恣吾情，大笑狂歌沒拘忌。哩哩囉囉如痴憨，這裏本沒西來意。

是非歌

是非漢，是非漢，因甚被他苦相賺。只顧嘴頭圓，不顧舌頭爛，世間一語造非言，鐵圍萬劫受羈絆。這三寸，休易看，輕輕觸動將人難。庸愚怎免不生沉，賢哲猶然遭活陷。同室操戈同袍叛，清門淨戶生魔亂。正信皈依佛子們，與他不必諍相判。要休歇，各自觀，須知萬法皆如幻。但自八風不動搖，任他四大分離散。闡提種，忤逆慣，瞞心昧己逞能幹。迷所以迷業似海，墮之又墮罪如山。譬多狠，喻轉頑，當時佛記下無間。非是天人師不救，皆因無法可撈摸。要知非，即改過，痛追奸巧用如何。我若弄他他弄我，翻來復去業籠羅。從今後，絕差訛，靈臺不昧體安和。長將善念如流水，浸潤良田利益多。動靜處，勿蹉跎，精勤細把善心磨。撥轉上頭關捩子，踏翻腳下葛藤窩。方知善逝元非佛，始識波旬不是魔。者回拍掌呵呵笑，地獄天堂安樂窩。

石城

太子河連城半邊，童謠雀破自唐傳，水包山去山包水，船送人來人送船。潭底有天行日月，林間無地著塵煙，灼然此處堪容懶，且伴雲松老歲年。

梨皮隅西來庵偶成

村落平平山作城，西來蘭若結中心，左邊一派汪洋水，石畔千株松柏林。茶熟偶逢佳客至，飯餘獨許老僧吟，而今道法成何用，不若清閒臥翠岑。

山居偈

峰頂結庵樂事多，晨鐘空寂鳥[賡-(雪-雨)+臼]歌，園頭供眾時新果，庄主開田香稻禾。老衲激揚傳直指，禪那梵唄演摩訶，鬧籃志士如聞得，斬斷紅塵出網羅。
斬斷紅塵出網羅，披雲嘯月免譏訶，石牛產犢人誰信，磚鏡重明我自磨。無事懶遊新世界，虛名難換拙頭陀，閒將法界圖開玩，一軸丹青值幾何。
一軸丹青值幾何，倦時打睡醒時歌，隨情玩月過西澗，取性觀山上北坡。貴客豪門恥寂寞，野夫巖穴笑奔波，謾言一日三秋勝，萬載寧如一剎那。
萬載寧如一剎那，剎那證得六波羅，但聽月色臨簾幕，那許風塵到薜蘿。擾擾名場成隊入，寥寥松舍少人過，山翁自得山居趣，

一任桑田轉綠波。
一任桑田轉綠波，諸根痛策莫隨他，明心物物無非道，昧性頭頭盡是魔。利己緇流真可愍，損人德士更堪呵，雲間靜者何饒舌，為要人離憎愛窩。
為要人離憎愛窩，高明莫笑語言無，原非文字窮生死，那得工夫辯理魔？本有額珠焉用覓？現成心鏡不須磨，高山流水如神會，覿體分明說向他。
覿體分明說向他，知音自是不差訛，一堆熱火是非廠，三尺寒冰闐靜窩。驀地打開關捩子，翻身跳過死生河，法輪常轉原無間，逼塞虛空利益多。
逼塞虛空利益多，須臾寄跡勿蹉跎，幻身漸滅如殘燭，劫運長流似逝波。一點圓明容易昧，百年皮袋恐難磨，若能直下通霄去，拍手高歌唱哩囉。
拍手高歌唱哩囉，不須持缽覓檀那，半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儘多。諸境空閒幾道者？群峰圍遶一巖阿，希逢世壽滿千百，何苦攀緣身類梭？
何苦攀緣身類梭，皆因識不破婆娑，榮枯但看花開謝，聚散猶如水結波。捉影痴猿喻豈謬，見鞭良馬譬寧訛，所言個個都知道，靜夜思量細切磨。
靜夜思量細切磨，靈臺黑白事如何，功名富貴暫時樂，老病死生永遠魔。只為當人不了絕，致令積劫轉娑婆，苟能一念忘情謂，越過無涯業海波。
越過無涯業海波，逍遙物外最安和；困眠峰頂難磨石，渴飲山根不斷河。颯颯風吟鷲嶺調，潺潺水韻少林歌；此中儘足供娛樂，說甚蓮邦古佛陀？
說甚蓮邦古佛陀，這些快樂豈容他，黃精拾去重重炙，蕨粉收來細細磨。怪石玲瓏如虎踞，古藤盤繞似龍窩，若非獨步大方者，爭敢來斯伴綠蘿。
爭敢來斯伴綠蘿，赤條條底圓陀陀，即心即佛承當錯，非佛非心旨不訛。有念難通西祖意，無心易墮落空魔，若能打破有無句，好讀山人顛倒歌。
好讀山人顛倒歌，上中笑覽下痴訶，只因方寸昏迷重，所以胸懷嫉妒多。諂媚野狐當道路，知宜玄豹隱山窩，末流五濁真堪痛，無法激揚挽汝何。
無法激揚挽汝何，時殊事異更淆訛。慈雲悲雨人稀少，蠆尾狼心世儘多。身事無非擊石火，舌尖奚必美干戈。目前不了心頭事，他後如何越柰何。

他後如何越柰何，今生切勿復蹉跎，心田鏟盡頑根蒂，性海安然沒浪波。萬里慈雲彌宇宙，一輪皓月照山河，客來有問真消息，不似寒山隱石阿。
不似寒山隱石阿，相逢把手笑青莎，團圞芋熟地爐內，瓔珞粥香沙托鍋。食著便能思懶瓚，知因始解罰維那，這些些子難相為，必要檀那親自和。
必要檀那親自和，陽春白雪詠無多，脩逢幼婦便知妙，牙遇子期始解歌。碓嘴開花紅朵朵，磨盤結果綠陀陀，時人若得嘗其味，不厭千巖萬丈坡。
不厭千巖萬丈坡，朝參暮究力勤磨，引針刺體卻疲倦，圓木枕頭遣睡魔。頑石知音尚點首，為人學道怎空過？恁麼勤勇行將去，免逐塵情汩世波。
免逐塵情汩世波，披襟散步自吟哦，沉沉碧嶂翠煙裏，曳曳雲霞帶練拖。峰頂猿啼月到牖，樹稍雀噪日來坡，闡揚法化諸方在，容我相期石畔過。
容我相期石畔過，飛禽走獸一團和，懸巖峭壁人蹤少，曲水環山幽趣多。不假龜毛拴醉象，何須兔角出瓶鵝，更來問我庵中事，笑指江邊月在波。
笑指江邊月在波，緣何到此總懩懶？孤峰頂上行蹤杳，枯木嵓前叉路多。影響寧通真實義？虛頭爭辨異端魔？誰知的的休心處，直在行人不與麼。
直在行人不與麼，渾然透出葛藤窩，杖頭撥轉三千界，拂子揮乾四海波。沒底藍藏過去佛，無鬚鎖閉未來魔，驅耕奪食誰堪任？潦倒而今許自歌。
潦倒而今許自歌，祖風零落孰擔荷？曹溪路上前進少，熊耳山頭退後多。不念繫椿舂米碓，堪憐帶雨種松坡，假衣覓食偷閒者，可惜空將歲月磨。
可惜空將歲月磨，無端猶自結冤魔，含沙射影圖陰害，惡貫盈時受折磋。大好回心監錯盎，莫教累識罹森羅，突然打破孽城寨，山外橫眠自在多。
山外橫眠自在多，從今更莫夢南柯，蒲團坐破重編草，雲衲飄零復剪荷。有路青山來卻少，無門地獄去偏多，最憐此等無明輩，何法纔能覺照他。
何法纔能覺照他，叮嚀著眼視燈蛾，吐絲蚕冗投湯鑊，貪餌金鱗近炙鍋。富貴雖然藏寶玉，到頭未免赴閻羅，看他洗耳釣臺客，青史遺名不較多。
青史遺名不較多，紛紛趨境苦張羅，纔觀果熟猿拋子，又見枝枯鳥別窠。誰肯休心窮至奧，孰能垂手起沉痾，面墻道者非無意，

為願人人醒困魔。
為願人人醒困魔，無窮妙義總包羅，枕頭跳躍僧通礙，錫杖飛騰軍撒戈。露柱聞知笑破口，燈籠亦去問彌陀，彌陀此景也難對，水鳥山花漏泄多。
水鳥山花漏泄多，含靈不省陟嵬峨，宗師的訓實難泯，佛祖真慈豈易磨。粉骨碎身還未報，明心見性始酬他，柰何寄在空門下，闇射金毛當甚麼。
闇射金毛當甚麼，無如效鞏釋愆多，全身不顧投深澗，半個何須接續他。莫怪山僧談往事，端教平地息風波，人間盡得離殘害，出處悠然有甚魔。
出處悠然有甚魔，半間茅屋亂雲阿，荷鋤種樹雪消澗，倚杖看松春滿坡。縹緲煙霞籠萬壑，徘徊月影映千波，夜深兀坐息群動，一盞孤燈對碧蘿。
一盞孤燈對碧蘿，如斯境界會無多，飲光微笑皆閒事，善現悲啼當什麼。七破蒲團徒喫苦，三登投子枉逶迤，除非到此方纔信，不是其人怎柰何。
不是其人怎柰何，利名捷徑隱松蘿，山頭琴韻希逢扣，市井巴歌眾聚和。微涉凡情猶刻冀，但存聖解類同魔，見聞覺知忽翻轉，凡聖由來共一窩。
凡聖由來共一窩，纔分彼此隔天河，石頭認虎輕投箭，弓影疑蛇妄受痾。昧已西天成東土，開懷震旦轉毘那，花叢竹徑誰堪適？飯後鞋穿喜更拖。
飯後鞋穿喜更拖，蒼苔厚處坐柔和，水潺石上聲前詠，風動枝頭劫外歌。谷口樵吟聲遠遠，浦中漁樂笑呵呵，貪觀不覺晴空晚，花雨時來安樂窩。
花雨時來安樂窩，鶻鼾一覺道情多，風搖柳尾如揮拂，水滴簷頭似羯磨。前後葡萄結滿架，週圍筍蕨長盈坡，山家受用人間少，更願天宮作什麼。
更願天宮作什麼，不如本分自調和，禁猿勿使攀傷樹，馭馬休教踐踏禾。一性圓明超佛祖，萬緣歇盡遠天魔，無心野老猶多事，出入常將拄杖拖。
出入常將拄杖拖，撥雲散霧攪黃河，大禪四下真宗顯，臨濟三遭正法荷。伏虎巖前登絕嶺，降龍海底渡滄波，非惟打殺紫胡狗，能使群生出苦窩。
能使群生出苦窩，儂家敢避水泥拖？盧陵米粥陪薤菜，趙老布衫套艸蓑。日把雲鋤躬策眾，夜將禪板自巡魔；慚惶於此年年去，大法難興鬢已皤。

大法難興鬢已皤，皮囊自笑變常多，寒來暑往如飛矢，暗去明還似運梭。坐臥經行偏覺重，火風地水不均和，幸而獨有麤拳辣，問著連腮立辨訛。
問著連腮立辨訛，須彌倒卓藕絲窩，轟轟烈勢如塗毒，凜凜威雄似太阿。木馬嘶風昇忉利，泥牛吼月出煙波，禪流為甚不能領？看我眉毛在也麼。
看我眉毛在也麼？言言語語勉禪和，剜心剖腹痛誰曉？按劍投戈訕我訛。大象焉能游免徑？金毛豈肯踞狐窩？橫身百艸巔頭過，纔識吾門妙用多。
纔識吾門妙用多，也能吸海竭長河，魔宮虎穴赤身入，蝎尾蛇頭垂手摩。捏聚放開端在我，逆行順走不繇他，世人若作歌詞會，笑倒前山柰若何。
笑倒前山柰若何？宗風到此漸消磨，纔聞剩濟亡嗣續，復見邕乘斷接荷。為甚能仁苗裔少？只因調達子孫多，渠儂不是閑陶論，難忍袈裟就地拖。
難忍袈裟就地拖，強將折筋攪深波，偷心學道鼠搬庫，執法修行蟻拽磨。可惜韶華虛度了，現成衣食爭消他，叮嚀報與勞勞者，眨眼輪迴劫似梭。
眨眼輪迴劫似梭，浮生何苦自羈羅，忙忙業識貪無盡，擾擾塵緣事轉多。難把黃金填逝海，易將白骨委荒坡，除非得達本源水，洗淨乾坤穢濁波。
洗淨乾坤穢濁波，幽深之處落閑多，松寮菊徑超同業，石壁藤床絕比阿。行看眾花開爛熳，坐聽群鳥語音和，個中謾道要成佛，動動念頭已是魔。
動動念頭已是魔，那堪如此嘴波波，莫疑火佛無因果，可省阿僧有罪過。人說愚蒙多不信，我言伶俐費搓摩，老僧舌短婆心切，一任諸賢笑與訶。
一任諸賢笑與訶，果然不出世籠羅，本來面目光虛掩，火宅塵勞垢轉多。四面焚燒誰肯替，千般債累自家馱，苟能露地跨牛背，踏破生生業障窩。
踏破生生業障窩，脫然瀟灑證無多，這邊轉盼能移改，那畔凝然永不磨。一個團房一個衲，半邊鳥道半邊河，問儂住此誰為侶？前後三三共一荷。
前後三三共一荷，同餐同飲復同屙，松間打坐松間臥，石上徘徊石上歌。甕裏雖然糧食少，園中幸結蔬茄多，菜根足把饑倉補，何用持盂去覓他。
何用持盂去覓他，自家已刈早田禾，破沙盆內盛明月，折腳鐺中煮碧波。新有山畦共四畝，幸無雜役及差科，衲僧雖少牙爪具，

不用如之與若何。
不用如之與若何，長年相伴壁嵯峨，慚惶室內傳衣少，愧殺山頭掛缽多。百萬愁中生樂想，纖毫喜處動弦和，因斯日日堆堆坐，懶向人前鼓棹歌。
懶向人前鼓棹歌，都盧唇嘴破茅窩，任他木葉紛紛落，儘爾江心疊疊波。劫火焚空終不變，毘嵐偃獄豈能訛？誰曰我獨證如是？此事人人總不和。
此事人人總不和，微存知見隔千波，寧教解與行相應，勿使形同心復訛。可嘆明因成果少，深嗟岐路錯行多，都從聲色中求佛，不識稍頭盡屬魔。
不識稍頭盡屬魔，尋常猶自逞嘍囉，淺言浮理何難衒，重載深泥弗易拖。講主歸山非別意，隱僧火屋只因他，勸君勿執化城坐，更向前途有寶窩。
更向前途有寶窩，萬般遮障萬般魔，泯心衲子須臾到，執念禪和百歲蹉。滯尾牛曾越戶牖，無毛鷂已過新羅，倘然再問尋常事，年老形衰懶出坡。
年老形衰懶出坡，偏能信口演伽陀，根塵迴脫孰非我，寂照虛融誰是他。識得毛端現法界，方知芥孔納山河，囂塵難信真三昧，卻道禪人說話訛。
卻道禪人說話訛，寧知心鏡未揩磨？家家地裏乘時種，戶戶機中不住梭。剛見路傍芳艸合，又看水面落花多；眼前境物如斯變，誰肯回頭覓舊窩？
誰肯回頭覓舊窩，有來動步路先訛，觀空禪客尚難到，著有勞生豈易過。疊障崔巍霜氣重，連溪匝匝月光多，此中消息誰相委，惟許風鳴萬籟歌。
惟許風鳴萬籟歌，無情說法孰能和，靈雲曾見桃花笑，玄老親聞[泳-永+偃]水過。擊竹香嚴貧徹骨，望竿禪衲恥臨河，初時喚作玄中妙，今日思量已可呵。
今日思量已可呵，眼中金屑怎存他，相知惟有明窗月，道契還推覿面峨。山不嫌人常作伴，月偏愛我往來過，為人若肯效山月，何必蒲團觀息波。
何必蒲團觀息波，倚欄且聽唱樵歌，牧童美笛橫牛背，麋鹿啣花過碧坡。雨霽雲開天界靜，空明海湛日融和，客來強伴松堂坐，脫粟藜羹滋味多。
脫粟藜羹滋味多，塵寰林下兩相訛，人情可比乾城出，佛法還同海市過。竹影洗溪仍有浪，谷風吹葉尚餘柯，紛紛境趣鮮能會，惜把金貂換綠蓑。

惜把金貂換綠蓑，子規啼血孰聞他，因心起妄妄遭苦，由愛生身身受磨。轉報三途無住腳，循環六道不停梭，聲前未得親看破，永落煎熬煩惱魔。
永落煎熬煩惱魔，除非解把己躬摩，通條直路超三界，頓斷情緣越四河。剎剎全彰本地印，塵塵顯示無生歌，這回認得從前面，活佛來時打殺他。
活佛來時打殺他，榻邊肯放別鼾呵，桃生後苑花開嘴，冰泮前溪雪轉波。嶺畔蒼松鳴夜月，簷前翠竹奏天歌，寥寥世道非同昔，且落茅庵受用多。
且落茅庵受用多，現成家業好山河，採將黃土灣邊竹，筧取清泉直到鍋。午夜狂嵐摧倒樹，黎明滿院拾殘柯，安閒雖是人人愛，不會消閒屈了他。
不會消閒屈了他，報生園菌體空麼？或施或受留心判，參話參禪著意摩。吹去毫端明的旨，馱來萬斛豈為多？就中理趣未融徹，漫擲絲綸釣月波。
漫擲絲綸釣月波，華亭點首意如何，吾儕老矣難興復，諸子年青易琢磨。肥馬輕裘非本色，麻鞋竹杖得安和，祖庭秋晚那堪論，夢裏驚聞杜宇歌。
夢裏驚聞杜宇歌，覺來搜肚欲如何？客情已到雲中少，道趣幽然靜裏多。土面灰頭僧一個，地爐瓦罐菜三窠，陳年盡日無人事，猶厭孤猿月下呵。
猶厭孤猿月下呵，夜長無柰憶鄉何，眼前風雨留沙漠，夢裏雲山當少峨。受法恩師游甚處，同心益友阻干戈，故園七載亂離動，定是僧稀空剎多。
定是僧稀空剎多，何時復睹舊關河，戶門不扃禹煙靜，路物無遺舜日和。山野渾忘插鍬計，雲遊遍得扣長歌，翻思幼禮普賢去，登了大峨登四峨。
登了大峨登四峨，腳頭踏破萬重波，纔贏宗祖桑田返，又作兒孫牛馬磨。瓦礫成堆亂卞壁，玄珠愧殺溺渾河，我儂非是無慈濟，要待英靈自恁麼。
要待英靈自恁麼，鋒鋩不犯越仙陀，忘機制馬星輝座，定力收猿水洗阿。葉落鐘聲催露骨，風平磬響轉金波，分明底事擬相問，老拙懶將麤掌磨。
老拙懶將麤掌磨，且拈鋤去斫荒坡，空中鳥跡誠難覓，水底魚蹤非易摩。花在不萌枝上放，鳳停無影樹頭歌，後生休把己靈昧，漫道宗門深奧多。
漫道宗門深奧多，寧知眼在面堂窩，日時都向忙中度，軀殼盡從鬧處磨。吃飯穿衣無把著，生來死去有勞他，此身若不今生悟，

血淚泥途倩孰拖。
血淚泥途倩孰拖，回頭進步釋前訛，打開寶藏濟人物，運出家珍利己他。石女調琴聲細細，木童拍板笑呵呵，此時此境誰能會，一段晴光迥大羅。
一段晴光迥大羅，無邊沙界悉通和，梅花雪裏馨香遠，柏子庭中茂盛多。山北山南無犬吠，寺前寺後有鶯歌，打開戶牖當軒坐，疊疊青山擁太河。
疊疊青山擁太河，飄飄黃葉亂離柯，水流溪口魚遊戲，雲壓枝頭鶴覓窩。野徑藤封樵客退，澄潭瀑響臥龍過，登門莫問祖師意，庵主從來不會他。
庵主從來不會他，官家豈去刈茅馱，儘他黃面指天地，那管白頭度渭河。拾菌曬乾留供客，採薇挑嫩現炊鍋，大悲蹤跡許誰領，梅老猶然得一摩。
梅老猶然得一摩，庸流且謾理機梭，禪宗尚恐污心地，世事焉能落眼窩？風色滿天添野興，雲光半榻助成歌，等閑刮入騷人耳，笑倒西來古達磨。
笑倒西來古達磨，乾坤大地盡翻過，聖凡藏入蟭螟眼，物我咸歸纖芥窩。德老忙乘木上座，瑞巖急把主人訶，翻憐此意對誰道？痛把胸頭只自摩。
痛把胸頭只自摩，平生心事付流波，空中每見花盈目，鏡裏時觀髮漸皤。二鼠侵藤消幾幾，六蛇攻篋沒多多，鼓聲歇處戲場散，好唱蓮池扯淡歌。
好唱蓮池扯淡歌，名山勝水費鞋多，存心斷妄妄猶甚，執念尋真真轉訛。雞足峨嵋身已到，普賢迦葉意云何？即今再問諸兄弟，倒卻門前剎竿麼？
倒卻門前剎竿麼，住山謾道事無多，栽蔬冒雨登南圃，移柳披蓑過北阿。香積塵生歸化主，華鯨聲吼運長坡，擔頭脫落生緣露，始信前人悟不訛。
始信前人悟不訛，足鹽足醬味調和，慚無實德匡徒眾，愧把虛名辱翠峨。藿食卉衣平昔願，吹金饌玉古今訶，從他嗤我特迂闊，蔚蔚新枝雙桂多。
蔚蔚新枝雙桂多，填溝塞壑滿峰羅，不須石下從空灑，何必壇前湧地河？這裏難容佛祖住，等閑卻放水雲過，阿誰攜手堪同調？獨自跏趺亂草窩。
獨自跏趺亂艸窩，榔梅果熟愈群痾，滿林喬木滿林竹，一片煙霞一片坡。彌勒樓中閒放步，毘盧頂上任狂歌，下方三萬六千日，不當雲房半日過。

不當雲房半日過，非同殘局爛樵柯，萬機萬境俱消息，一解一知盡洗磨。虛卻片心無罣礙，空閒兩耳沒非訶，人人說道西方好，誰識西方元是他。

誰識西方元是他，貪途苦把鐵鞋磨，棄波覓水愚迷甚，怖鏡尋頭狂妄多。直下了明真極樂，腳尖踢出薩婆訶，頭頭彌布金欄楯，處處全彰寶網羅。

處處全彰寶網羅，難容不信展秋波，身心寂滅圓通少，逆順是非利害多。淡飯麤茶同美膳，竹椽茅屋類仙阿，世間金玉何為貴，安樂一生勝過他。

安樂一生勝過他，樂中之樂會無多，絕糧喜供山中客，有舌聊吟惺世歌。秋至栽培陶令菊，夏來續植遠公荷，睡餘飯後無些事，門立遙觀鳥絮窠。

門立遙觀鳥絮窠，夕暘不覺落前坡，微開雙眼昏沉少，豎起脊梁定力多。土塊擊開事理透，明星現出色空和，行人倘辨如斯意，倒靸芒鞋登上坡。

倒靸芒鞋登上坡，柰何知己惜無多，幽泉石澗閑遊步，巨壑深林且放歌。水月山花自合已，眼聲耳色孰嫌他，掀簾俄爾憶長慶，忽睹飛鴉過曲阿。

忽睹飛鴉過曲阿，翻思扭鼻淚成波，自從昔日祖風振，直至今朝趣味多。寓目近看庭柏吼，娛懷遠聽紫芝歌，恁麼試問參玄輩，五葉花開見眼麼。

五葉花開見眼麼？撐天拄地大根柯，芳菲雖共炎涼轉，果實寧隨造化那？祖道一肩任重遠，濟宗萬古振巍峨，這場漏逗難遮掩，付與同人信筆和。

付與同人信筆和，莫教落在識情窩，蓮花迥出淤泥淨，古木生從幽谷多。有句朗吟同慧遠，無文默會是維摩，老僧非是自矜語，不下工夫柰若何。

古林智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行狀

奉天般若古林智禪師，湖廣長沙朱氏子。幼失怙恃，顛沛萬狀。六歲至峨嵋脫白，侍雙桂十數年，屢遭毒打。後因木墩打中腿肚，遂有省焉。二十受具，歷參諸方。末與德山語嵩裔機契，而受記莂。出住奉天般若、遼陽建寧、如來諸剎。師於康熙乙亥十一月十六日夜間坐逝。迨天曉，自思來去不明，恐人撿點，復甦。至本月三十日辰刻，手書邀穆魁吾居士飛奔方丈。師下床接曰：「受你數十年供養，無可酬荅，謝汝兩掌。」遂於士面上左右各打一掌，大笑而

坐。士曰：「和尚舉動十分精爽，何故出此誑言？」師曰：「汝不識老僧。」士求和尚手脈評之，曰：「脈上並無一些病，何出此言？」師曰：「汝不識老僧，我明日定去。」僧俗見師訣絕難留，悲泣請師垂示。師曰：「汝等好俗氣，我豈真死耶？我時時在汝等面門出入，汝等不識。汝等存善心作善事，定生西方；存歹心作歹事，定墮三塗。明明放著，何用我說。」談笑過午，飲食倍常。凡殯殮等事，茶毘日期，立塔地方，分付妥當，推逼相別。眾不忍散，師攜手送出山門。一士拉住，不放師回。凡過往人，圍繞數層，說的說，哭的哭。有不信者，說是明日，即辨真假。約有起更時候，方散脫身。師回院內經行，夜半方歸方丈靜坐。約至寅時，呼侍者問曰：「什麼時候？」侍者荅以五更。師曰：「吾當行矣。」遂點燈，設供器紙筆，安置几上。又炷香，命侍僧曰：「香燃二寸許，推門看我。」書偈曰：「東方寅，我即行。菩薩接，彌陀迎。」端坐寂然而逝。二侍者推門視之，師巍巍不動。侍者癡視良久，喚大眾曰：「和尚圓寂矣。」大眾齊至成服，手腕尚溫，墨跡未乾。三日入龕，師容顏如常，遍身柔軟。三七茶毘，送者萬數。初發火時，煙燄五色。少頃，龕門自開，現金色毘盧像。大眾俯伏合掌，佛聲動地。從辰至午，骨豎端坐。衣文數珠，宛然不壞。舍利無數，一齒不壞。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六十七。塔于本山。語錄六卷。

行世弟子馬三貴拜述

板存楞嚴寺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